

國立中央博物院專刊乙種之一

雲南蒼洱境
考古報告乙編

點蒼山下所出古代有字殘瓦

曾昭燏著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

目 錄

一	發現與發掘之經過	95
二	各遺址之位置情形史實及傳說	95
三	有字殘瓦之研究	98
四	同出之遺物	102
五	時代之審定	108
	後記	106
	英文提要	107
	有字瓦摹本	111

點蒼山下所出古代有字殘瓦

一 發現與發掘之經過

民國廿七年十一月，吳君金鼎至大理調查古蹟。是月二十九日，與中國營造學社劉敦楨、陳明達、莫宗江三先生訪大理城西北八里之無爲寺，於寺東南尋得所謂白王家者。立家上下望，見平台二層，下接廣道。劉君驚其工程之浩大，相與下家，至下層平台，拾取散佈地面之屋瓦殘片。莫君拾得一片，上有“十四年”字樣。吳君拾得有字者三片，字不可識，當即斷定爲古代遺物。嗣後吳君南至下關，北至上關，發現此類有字瓦片頗多。計所出之地，連白王家在內，凡十處。

自地面情形觀察，十址中以中和乙基爲最豐富，且疑其包含史前遺物；因於廿八年十二月廿二、廿三兩日，僱工人六名在該地發掘。此址草根層下卽爲有字殘瓦，發掘兩日，得百餘片。其他九址，皆就地面上或近代破土處收集，所得近百片。

二 各遺址之位置情形史實及傳說

茲按各遺址發現或勘定之先後，將其位置、情形、史實、傳說等，分別述之於下。

(一) 白王家遺址 本址位於蘭峯之麓，南隣雙窩溪。初達此址，卽見一隆起之廣道，向西逆運而上，其西端接一大平台。平台之西，又有一大平台。台及廣道之緣，均以石砌成，上已生草，然石塊尚^斷續露出。在二台上，有現代兵士所掘之練習壕，有字瓦片，多出於是中，地面上亦間有之。觀此種建築，似是古代宮殿或宗教場所。至所謂白王家，乃一磚砌之穹窿，似隧道形，位於上層平台以西之山坡

上，與兩層平台之中心點及廣道不成一直線，而稍偏南。吳君以爲明代墓葬，因磚之形制大小，與大理城及其他明代建築之磚極相似。然縣志(卷卅二)謂爲漢代白王墓，本地人頗信之，關於其地，神話甚多，遇有疾病災祲，則望拜禱祝。

(二) 三塔寺遺址 本址在小岑峯下大理城北三塔寺內及其附近。寺今爲兵營，營內外地面上俱出瓦片，質料形式，均與白王家所出者同。有字者只見一片，料地下包含尙多。三塔寺乃俗名，原名崇聖寺。元郭松年大理府行記(縣志卷廿五引)謂三塔爲唐遣大匠恭韜、徽義所造，明李元陽、吳麟咸謂建於唐貞觀時，元明重修(見縣志卷廿六、廿七)今三塔俱存，是否建於唐時，固無確據。然傳說既久，此地殆爲一南詔寺院故址。

(三) 一塔寺遺址 本址位於龍泉峯下大理城西。寺今爲慈幼院，原名宏聖寺。塔立於寺外西北角，其下有白王家式殘瓦，有字者只見數片。縣志卷卅二謂宏聖寺塔，世傳周時阿育王建，明李元陽重修。李元陽亦謂爲周昭王時物(縣志卷廿六)。楊翼引野史，謂爲隋文帝勅建者(縣志卷廿四)。阿育王之說，固屬不經，即歸之隋代，亦屬疑問，然要當爲一古代寺院故址。

(四) 五華樓故址 本址在玉屏峯下大理城西南。出城南門，過雙鶴橋，沿綠玉溪南岸西行里餘，至一古道。沿道南行二里許，道右旁有斷斷續續之石牆基一圍，略作方形，每邊長里餘。牆內西部及中部有平台等建築遺蹟，東部近古道處，有二方形窪地，其間有一小道，達石牆西北角。牆內地面上，時見白王家式殘瓦，中有帶字者。吳君疑此地爲五華樓故址。按讀史方輿紀要卷一百十七，大理府“五華樓在府治西，唐大中十年南詔晟豐佑所建，以召西南夷十六國君長。樓方廣五里，高百尺，上可容萬人。蒙古忽必烈入大理，駐兵樓前，至元三年，賜金修治。今故址猶存，亦曰五華台。”他書如縣志南詔野史等，亦載此事，惟語各悉不能確指樓故址所在。今縣城治門內有臨樓，額曰五華樓，縣志及野史均謂姑存其名，實非舊址。今有本址之發現，其位置在城西南，與讀史方輿紀要所謂在府治西，約略相合。石牆基周圍約五里，則又與諸書所謂樓方五里者相合。再觀牆內建築遺蹟之分明，地面上並

物之豐富（有帶條釉或黃釉之磚，似用以建詣宮殿者。），知爲古代重要建築。而本址北三里餘，卽爲元世祖平雲南碑所在。則謂本址爲五華樓故址，宜可信也。

（五）太和城故址 本址在馬耳峯下太和村西，位於大理城與下關之中。其北爲南詔德化碑，有字瓦片出於碑東北公隙旁。按太和城原爲河蠻所據，開元末，蒙歸義（卽南詔第四世皮邏閣）逐河蠻，取是城，旋徙治焉。事載唐樊綽蠻語卷五及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二。蠻書且謂：“太和城北去陽苴平城十五里（註一），……城中有大碑，閣羅風清平官王蠻利（卽蠻回）之文，論阻絕皇化之由，受制西戎之意。”此卽唐書所謂揭碑置門指以示唐使者。元郭松年大理府行記亦載此事，並云“入關十五里（註二），……有城在其下，是曰太和，”是城至元時猶存。城之遺跡，今已完全湮沒，所能見者，除德化碑外，惟碑瓦殘陶。然勘查本址，其地望與歷代記錄之太和城，完全相合，爲城故址無疑。惟城之範圍大小，不能就地面判斷耳。

（六）下關西遺址 本址在下關西門外洱水南岸。於滇緬公路旁山坡切斷處，出白王冢式瓦片甚多，中有帶字者，蓋築公路時所掘出。在此山坡之頂，出史前期陶片。

（七）中和乙址 本址位於中和峯南支之麓，南隣中溪。白王冢式瓦片，散佈於全山坡上，然地面不多見。惟就近代墓葬及軍用練習壕破土處觀察，時見草根層下，瓦片密集成層，表示此地原有多數建築。以本址範圍甚廣，材料多不勝收，故發掘二日卽停工。按蒙段建都於中和峯下，四百餘年，則山麓有巨大建築，自是意中事。

（八）東嶽廟遺址 本址位於中和峯北支下大理城西北。而今爲中央政治分校，因修築動土故，前後往往見有字瓦片，廟附近及大理城西牆北牆外亦有之，但破碎特甚。

（九）史城故址 本址位於蒼山麓下之平原上，卽今所謂雲洲地，亦稱史城

註一 太和城，蠻書原作大和城，今從俗作“太”。

註二 關指下關。

雲南蒼洱境考古報告乙編

鎮。廿九年一月，喜洲人重修西門門樓，於其下見白王冢式殘瓦，得有字^者一片。按喜洲南去大理城四十五里，爲隋史萬歲駐師處，故名史城。蠻書卷五稱爲大蓋城，亦稱史賧。新唐書亦稱爲大蓋城，謂皮邏閣於逐河蠻取太和城後，又襲取此地。南詔第六世異牟尋曾都於此，事見元史地理志。滇紀云：“史城即太和縣喜賧村。元初嘗置喜洲，旋廢，蓋譌‘史’爲‘喜’也”。元之喜州，今又譌爲喜洲，然尚存史城之名，爲迤西文獻與財富會萃之地。

(十) 白雲乙址 本址在白雲峯麓，兩谷夾之。址中鄒有一水道，貫穿東西，道兩旁爲平台，道南有院牆基一道，有字殘瓦數片，出於平台上。

又蓮花峯麓羅刹開旁水溝中，曾發現白王冢式殘瓦數片，其中有字者一片，疑從他處沖來，故未定名爲一遺址。

三 有字殘瓦之研究

瓦之特質 研究此種瓦片，依雲南蒼洱境考古報告甲編（以後簡稱甲編）中研究陶片之法，分爲形、色、質、製、壁、皮、文七種。

形——向裏微曲，作弧形。

色——多淺灰，深灰亦有之，有時帶黃紅色，裏外均勻。

質——細泥燒成，甚堅硬，吸水力小。

製——輪製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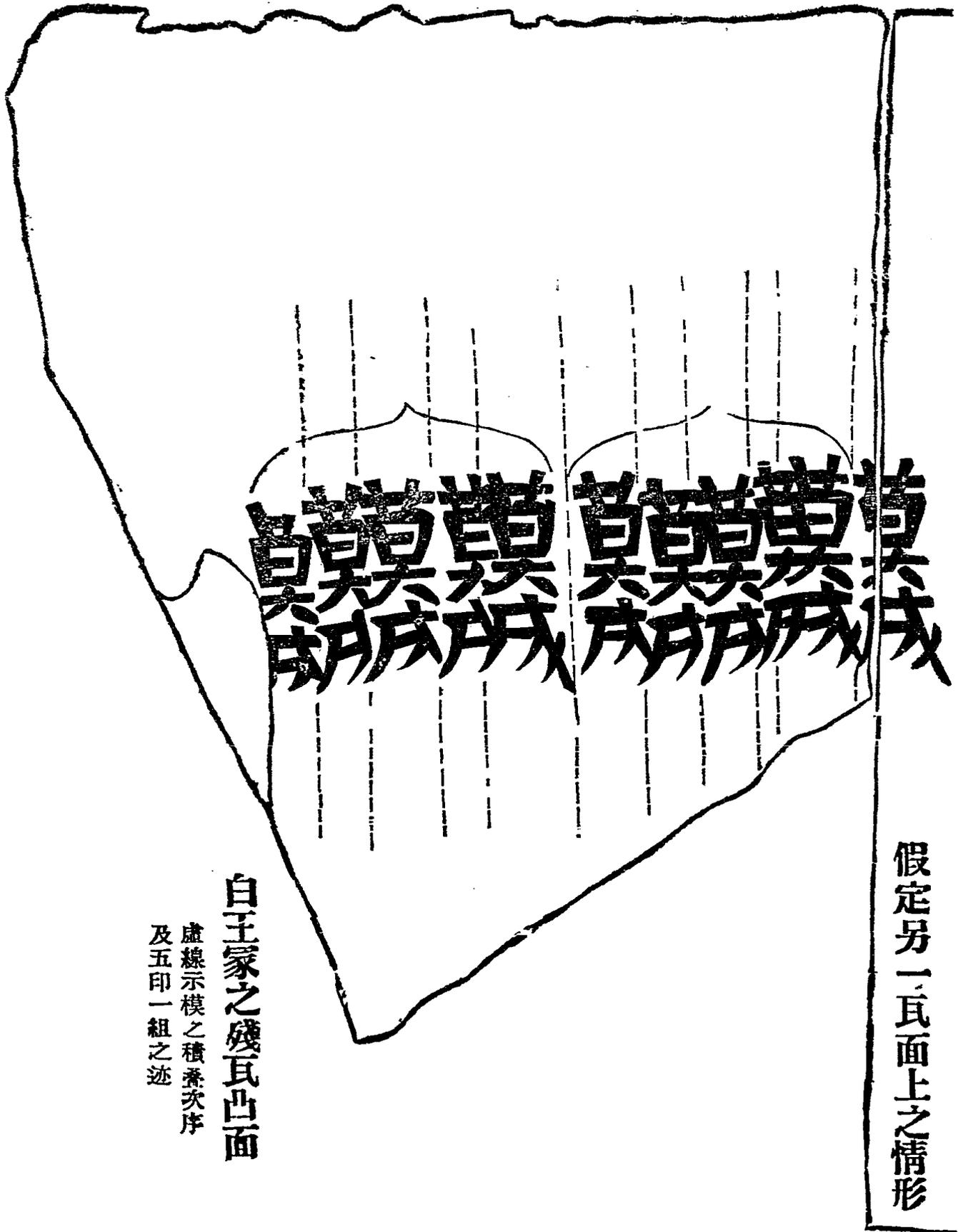
壁——平均壁厚爲十五公厘。

皮——內表粗布文，甚澀，外表光滑。

以上六種特質，同時所製之不帶字瓦亦有之。

文——除文字外，有時帶花文，如摹本61——63。

有字瓦與後世瓦最大之分別，卽有字瓦裏面，必有微溝凸棱。如從側面細觀之，瓦表面之弧形，不成一規則之曲線，而有微處微形凸起。此蓋以模印字時所致，模壓



假定另一瓦面上之情形

白王家之殘瓦凸面

虛線示模之積疊次序
及五印一組之迹

之處稍平，兩邊則微凸起。

模印技術 今之製瓦者，以竹木之桶，外套粗布一層，置於輪盤之上。敷泥於桶外，且敷且轉其輪，則泥適成一桶形之圈，即恰為四片板瓦。然後持一小木板附於泥上，再轉其輪，此木板即將泥圈表面磨光。再以濕手抹之使平滑，然後去其中心之桶，其粗布套則仍留泥圈內。立此泥圈於地上，周圍立小木板以護持之，再去其內之粗布套。俟稍乾，割為四，瓦坯遂成。今大理所發現之有字瓦，其文字之模印，當在瓦面業已打磨光滑之後，而在中心一桶取去之前。瓦面既已光滑，文字印後，不須更加修磨。中心一桶未取出，則內有堅硬之觀物，模印時，瓦不易損壞也（註一）。刻字之模，當為一條形木，如今日所用木戳，其長度略與瓦相等，寬度則視字之大小而異，常比字略寬。模上之字，多陰文反刻，印之瓦面，遂成陽文正字。但亦有陰文正刻者，則瓦上印出之字，即為陽文反字。白王家曾出一殘瓦，上有一“官”字為正寫之陰文，故模上之字，當為陽文反刻。

文字皆印於瓦之凸面，一瓦上常重複數次，有時相擠相疊，至不能辨認（如摹本6.15，但原瓦重複之字，摹本上多省去）。因為一模所印，故重複之字，皆絕對相似。有時筆畫有完缺粗細之不同，甚至有缺字者，則因模上字為陰文，字畫凹下，印於濕泥上，甚易填塞，填一畫則瓦上一畫缺，填一字則瓦上一字缺。

白王家出一殘瓦，文曰“莫成”，似為一窯戶姓名。瓦上存字十一行，最右一行，僅存二字之小半，其大半當存於另一瓦面。蓋印文字時，四瓦猶是桶形之圈，印後方割為四，故有文字中分之情形。茲將是瓦摹本附後，以示拍印之技術（註二）。

文字 吾等在大理所收集有字殘瓦，計二百餘片，就其中選其文字稍清晰者，為作摹本六十餘，附印於後。瓦上文字，凌純聲先生疑有一部份乃篆文之借用漢字

註一 石璋如先生云：“印字時期，在中心桶取出之後，當瓦筒半乾之時，用兩木板，一內一外，外者刻有文字，且打且走，繞筒一周而止，字即印於瓦上。”

註二 此節中多董作賓先生意見，特此誌謝。

雲南蒼洱境考古報告乙編

者，音義當異漢文。觀摹本中，有似是而非之漢字者（如摹本44——55），有絕不類漢字者（如摹本56——60）。疑當時有一部份窯工，未曾書讀，自己姓名，亦不能書寫正確，故畫成似是而非之字，刻模印於瓦上。其絕不類漢字者，如非他種文字，則當為窯工所作記號，猶是史前期陶器上作記號之遺風。

瓦上文字，多為窯戶姓名。董作賓先生曾依其姓氏分類，承以其稿見示，命採入報告中，茲節錄如下。

編號	瓦文	說明
3	王善	王善瓦二，乃一窯所燒，字則刻於二模上。
4	王善	
5	王田	
6	王戊求？	
7	王成道？	
	以上王姓	
8	田晟完	田晟二瓦，亦一窯所燒，字則刻於二模上。
9	田晟完	田晟完，猶言田晟造也。
10	田買	
11	一年，田買	
12	田右	
13	田伴眉	
	以上田姓	
14	四年，李□瓦	
15	李□	
16	李六	
	以上李姓	
17	□年，丘公莫造	
18	□年，□丘前造	

編號 瓦文 說明

19 □年，丘傍首
以上丘姓

20 首成造

21 首畢

以上首姓。向達先生云：「瓦上有『首成造，』、『首畢，』、『丘傍首，』、『宜首』諸款識，首字自係造瓦匠氏之姓。由其發現之數量觀之，首在當時固一著姓也。蠻書名類第四謂：『栗栗兩姓^蠻，雷蠻，步蠻，夢蠻主首夢衝』。校者於首夢衝下注云：『案首，原本作首，今從唐書改正。』按首字在蠻書中，用作地名者居多，用為姓氏者僅此一例。當時首氏既為著姓，而首夢衝之首，大典原本作首，猶可推見首字之形。故私意以為蠻書中之首夢衝，原應作首夢衝，而有字瓦中之首姓，或即栗栗種人，亦未可知也。據蠻書卷一，東蠻部落，在邛部臺登中間，即今四川冕寧一帶，大約至今猶為摩些栗栗諸族散居之地。」

22 宜首

反文

23 宜首

與上瓦同為一人所造，而名刻二模上。

24 宜買

25 宜岩？

26 宜口

27 宜謀成

28 宜口

29 宜·十四年

30 十二口，宜

臺南蒼洱遺址考古報告乙編

編號	瓦文	說明
31	口年， <u>官</u> 口	
32	<u>官</u>	以上 <u>官</u> 姓
33	<u>羅</u>	
34	<u>羊左</u>	以上 <u>羅</u> <u>羊</u> 二姓

尚有一可注意之事實，即同一款識之瓦，出於不同之遺址中，茲將已見者列表於下。

瓦款識	遺址名						
	中和乙址	白王家	下關西	白雲乙址	太和城	五華樓	大理城西牆
玉善	+	+		+			
田真	+				+		
李六	+	+			+		
丘傍首					+	+	
首	+	+	+				
官	+	+	+				+
晟井	+				+		
中	+	+					
正	+	+					

此種事實，足證明當時屋瓦製造為專門工業，由少數窯戶造成，輸往各處為建築之用，亦可證明各遺址之時代相去不遠。

四 同出之遺物

與有字瓦同出者，除同樣瓦片不帶字者外，有以下各種遺物。

- (一)瓦當 只在中和乙址掘出數片，故從略。
- (二)輪製橙黃色砂陶 卽甲編所謂陸式陶，見於白王家、五華樓、太和城、中和乙址及史城故址。
- (三)轉盤製帶紅衣陶 卽甲編所謂貳式陶，見於五華樓、太和城及史城故址。
- (四)稀拍文陶 拍文稀而深，與史前期拍文陶迥然有別，見於太和城及史城故址。
- (五)岩質陶 卽瓷胎之未上釉者，作銀灰色，見於五華樓及太和城。
- (六)帶釉陶 黃色或灰色之細泥陶，一面或兩面敷釉；釉分綠色與暗黃色二種，其色與質，綠者似唐三彩之綠釉，暗黃者似漢代陶器上之釉，二者未嘗同見於一器上。此種陶見於太和城及五華樓，後者出較多。
- (七)帶釉磚 釉作綠色或暗黃色，與陶上所有者同，二色未嘗同見於一磚上。此種磚見於五華樓、太和城及中和乙址，以五華樓所出爲最多。

五 時代之審定

觀前所述諸址之史實與傳說，除白王家、一塔寺外，均與南詔有關，且有數址可確指爲南詔故蹟。因是疑諸址所出有字瓦，一部份爲南詔時物(晚者可下至段氏時)。此種揣測，因中和乙址“大羅佺四年”一瓦(摹本1)之發現，而增強其可能性。

大羅佺一名，不見著錄。然考之史乘，惟六詔好以羅字爲名中一字。據新唐書二百二十二，蒙舍詔有細奴邏、邏盛炎、盛邏皮、皮邏閣、閣邏鳳，浪穹詔(又名劍浪詔)有羅鐸、鐸羅望、偏羅矣、羅君，遠闕詔有咩羅皮、皮羅鄧、鄧羅頗、施浪詔有千旁羅頗，蒙巒詔有原羅，祇越析詔無有，此外更有劍川矣羅識一族(註一)。按六詔分據，浪穹詔前在浪穹，後在劍川，施浪詔在浪穹，蒙巒詔在越巒，越析詔在麗江，皆距大理甚遠。惟遠闕詔居鄧川，在大理之北，蒙舍詔居蒙化，在大理之南。然大理初爲河

註一 劍川矣羅識，新唐書作矣川羅識，茲據資治通鑑改正。

蒙氏南詔善南報年五傳

盤所據，至開元二十五年，蒙歸義始遷河內而存其地（具歷考卷四、卷五）。是時遣
聯詔群羈皮為歸義所迫，流離北竄。以歸義既非南詔，南詔豈真王，遂自蒙舍川徙治太
和城，大理自是為南詔國部。故謂大理所出大羅佺瓦，為蒙詔遺物。與其他南詔無

關。宜可傳也（見前大，對華正氣具。國史方輿紀要卷一百一十七）。國史方輿紀要卷一百一十七
大羅佺瓦，雖可謂為南詔時物，而其為南詔初年或中葉或季世，則不可知。據史
乘所載，以羅為名者，蒙氏君主，只初葉五代。然異牟尋有兄名細羅勿，有弟名湊羅。（三）

棟。似此風至中葉猶存。復次，大羅佺或非人名，而可為一年號或君主之別號。閣
羅鳳於天寶十一載，受吐蕃册封為贊普鍾南國大詔，改元為蒙普鍾元年，此以三字紀
元者。南詔第十二世法於唐僖宗乾符四年嗣位，改元貞明承賀大同，自號大封人，此
以三字為別號者。至段氏則純嘉華風，君主名字及年號，無有用二字者矣。（詳一）

除“大羅佺四年”一瓦外，有“十五年”（摹本2）、“一年”（摹本11）、“四年”
（摹本14）、“宣十四年”（摹本29）、“共十年”（摹本40）等款識。所謂十五年、

註一 記載與大羅佺有關者有數處。讀史方輿紀要卷一百一十七：“大羅衛
在賓川州治東鍾英山下；州境舊為荒原，宏治中，設州及衛；得古
碑，曰‘大羅城’，因以名衛。（大羅城之名，疑從法羅佺得來，
或‘城’字為‘佺’字之誤。又同卷。鍾英山在府東南渠榆河之東，
與青巖、羅峯相映帶，共為西洱河之勝；河故流
一百十三；‘環海之外，復有諸山，曰青巖、曰鶴巖、曰玉儿、曰羅
峯。……河形如人耳，周二百餘里，中有三島，四洲，无百
曲之勝；三島者，一曰金梭，一曰赤文，一曰玉儿；金梭島亦名羅
峯島。’疑所謂羅峯山、羅峯島等，皆以羅佺得名。疑是卷三十
二記關於‘望夫雲’之傳說，言洱河東有羅峯寺。此故事雖疑
經，然洱河即賓州地，羅峯寺與大羅城、羅峯山、羅峯島等計地望相
合，‘望夫雲’之傳說，又歸之於蒙氏時，由來似已甚久。一雖難據
為真據，而於本問題似不無若牛磨茶也。

一年、四年、十四年、十年等，當即當時君主已即位之年數。官爲一寨戶之姓，語見前。『井十年』瓦，上面未缺，『井』字屢見他處(摹本S9, 41)，疑爲人名。

瓦上諸寨戶名，如王善、田晟、田買、田右、李六、丘公莫等，皆漢人姓名。疑南詔專門工技，多以漢人爲之，此事於載籍有徵。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二上：『異牟尋立，悉衆二十萬入寇。……令其下請：『爲我獨爲東府，工伎悉送邏娑，歲賦一縑。』』又同卷中：『嗟乃悉衆掩那、戎、舊三州，陷之。入成都，止西郭十日。恩養居入一市不擾肆。將還，乃掠安工技數萬，引而南。……南詔自是工文織，與中國等。』此事亦載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一十五。又通鑑卷一百一十五：『南詔自是工文織，與中國等。』本編所記宜、江、羅諸史前遺址，有半大居即樂戲園和東首儀營以流末。入江宜每數頭出圖專對標以蓋。爾會未嘗，皆附臨南及結棚而居之遺留，但從未見正式房屋建築之痕迹；有數種陶器，日最原始之手製壺式盆等，材料應與那、戎、舊等器同。人爲幾何，皆以黏土，對湖高古貴奇微繁；幾陶陶以至大進化之輪製陸式陶，但從未見帶細者(間有數片，皆在上層，係後世混入。)陶器上有花文記號，但從未見文字。本編諸址，乃驟然有磚、瓦、帶細陶及文字之出現。即見宜、江、羅諸史前遺址。疑製磚瓦與上稻技術以及文字，皆自中原傳來，而輸入之時代，在南詔強大與中原交通頻繁以後。若謂諸史前遺址之最晚者，當南詔初葉或略早，而出有字瓦諸址一部份遺物，不晚於南詔中葉或叔季之世，似不爲無理也。

後 記

吾等在大理工作，專重史前，凡遇南詔遺跡，多避而不掘。開掘中和乙址，以其無史前遺跡，掘二日即停工。其他各假定之南詔遺址以及發現之古墓十七座中有屬於南詔期者，皆未曾掘。蓋以對於專發掘史前遺址之工人，未施以發掘有史時期建築物訓練，恐將珍貴古蹟破壞，故特保留，以俟後人。因是本編之作，所根據材料，至為有限，冀研究南詔史及南詔考古者正之。

民國廿九年八月著者記於昆明

MEMOIRS OF NATIONAL CENTRAL MUSEUM

SERIES B, No 1:

REPORT

ON AN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THE

TS'ANG-ERH DISTRICT, YUNNAN

PART II

Inscribed Tiles Collected

at the

Foot of the² Tien-Tsang Mountains

With a

SUMMARY IN ENGLISH

by Tsêng Chao-yüeh

1942

SUMMARY OF THE REPORT ON AN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THE TS'ANG-ERH DISTRICT, YÜNNAN

PART TWO: INSCRIBED TILES COLLECTED AT THE FOOT OF THE TIEN-TS'ANG MOUNTAINS

Discovery and Digging Inscribed tiles of the Ts'ang-Erh district were first discovered at Po-wang Chung, 7 li northwest of the city of Ta-li. This discovery was made by Dr. Wu Gin-ding of National Central Museum and three members of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f Chinese Architecture, Messrs. Liu Tun-chêng, Mo Tsung-chiang and Ch'ên Ming-ta, when they took a trip together on Nov. 29th 1938 from Ta-li to a monastery. Afterwards other nine sites with the same kind of remains were found by Dr. Wu. The names of the ten sites are: (1) Po-wang Chung, (2) San-t'a Ssu, (3) Yi-t'a Ssu, (4) Wu-hua Lou, (5) T'ai-ho Ch'êng, (6) West of Hsia-kuan, (7) Chung-ho B, (8) Tung-yo Miao, (9) Shih Ch'êng, (10), Po-yün B. Two days' digging was made on Chung-ho B on Dec. 22nd and 23rd 1939.

Study of the Tiles The tiles were found all in fragments. They are made of fine clay, hard and not very absorbent, in most cases with a light grey colour, which may be darkened or yellowish in some others. They are wheel-made, with an average thickness of 15 mm. Their shape is like that of modern tiles. Their inner surface bears marks of rough textile, and on the convex side are in some cases inscribed or decorated. All the inscriptions on the tiles were probably done by means of a wooden stamp. Most of the characters are in relief; and in one case only the character has been found sunken. Very often the same inscription was repeatedly stamped on one tile for several or even more than ten times; so that the characters overlapped each other and became hardly readable.

Inscriptions More than 200 broken pieces of inscribed tiles have been collected and 63 of their inscriptions are reproduced in this Report. In examining them we find: some are no doubt of Chinese writing (Figs. 1-43); others are like Chinese characters but with some differences (Figs. 44-55); and still others are totally different (Figs.

56-60). Whether there is a non-Chinese written language included in these inscriptions is a question that needs further research. Most of the inscriptions are the names of the tile-makers. Eight family names, Wang, T'ien Li, Ch'iu, Mo, Kuan, Lo and Yang have been found. One remarkable thing is that, in several cases, the same inscription occurs on several tiles from different sites (see Table in page 102). This fact indicates that tile-making was an industry specialized by a few experts and the tiles they made were transported from a few centres to different places for building purpose. It also tells that those sites are approximately contemporaneous.

Other Remains With inscribed tiles several other kinds of old remains have been found. They are: (1) end pieces of tiles with modelled relief designs; (2) wheel-made orange colour pottery, so-called Class VI pottery in Part I of this Report; (3) turn-table-made with burnished surface pottery, so-called Class II pottery in Part I of this Report; (4) pottery with deep and sparse cord-impressions; (5) light grey stoneware; (6) pottery with green or brown glaze; (7) bricks with green or brown glaze.

Date After studying the ten sites where inscribed tiles come from, and finding that among them two (Nos. 5 & 9) are well known to have been the capitals of the Nan-chao Kingdom (about 738-902 A.D.) and other two (Nos. 2 & 4) are with stories connected with Nan-chao, we believe that these tiles, at least a part of them, are products of the Nan-chao period. The discovery of the tile with the word "the fourth year of Ta-lo-ch'üan" (Fig. 1) supports this view. The name "Ta-lo-ch'üan" cannot be found in any extant books. But, according to historical records, only people, especially members of the royal families, of the Six States reigning over Western Yünnan in the 7th & 8th centuries, so-called the Six Chao, had the custom of adopting a personal name composed of three characters, with the character "lo" mostly inserted between the other two. About twenty of such names appear in the *Man shu* and the *Hsin T'ang shu*. Further more, according to the two works just mentioned, Ta-li was occupied by a Man Trib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8th century and taken over by the Mêng-shêh Chao in 737 A.D. Then Ta-li became the capital district of the Mêng-shêh Chao which, soon afterwards, was called Nan-chao. As the other Five Chao never occupied Ta-li, it is reasonable to say that the tile with the characters "Ta-lo-ch'üan" from Ta-li is a Nan-Chao product.

To which part of the Nan-chao period the "Ta-lo-ch'üan" tile belongs is a question. According to records, only, the first five successive rulers of the Mêng-shêh Chao (about 648-778 A.D.) had their personal names with the character "lo" included, but some members of the royal family bore such names as late as the end of the 8th century. Another possibility is that "Ta-lo-ch'üan" is not a personal name, but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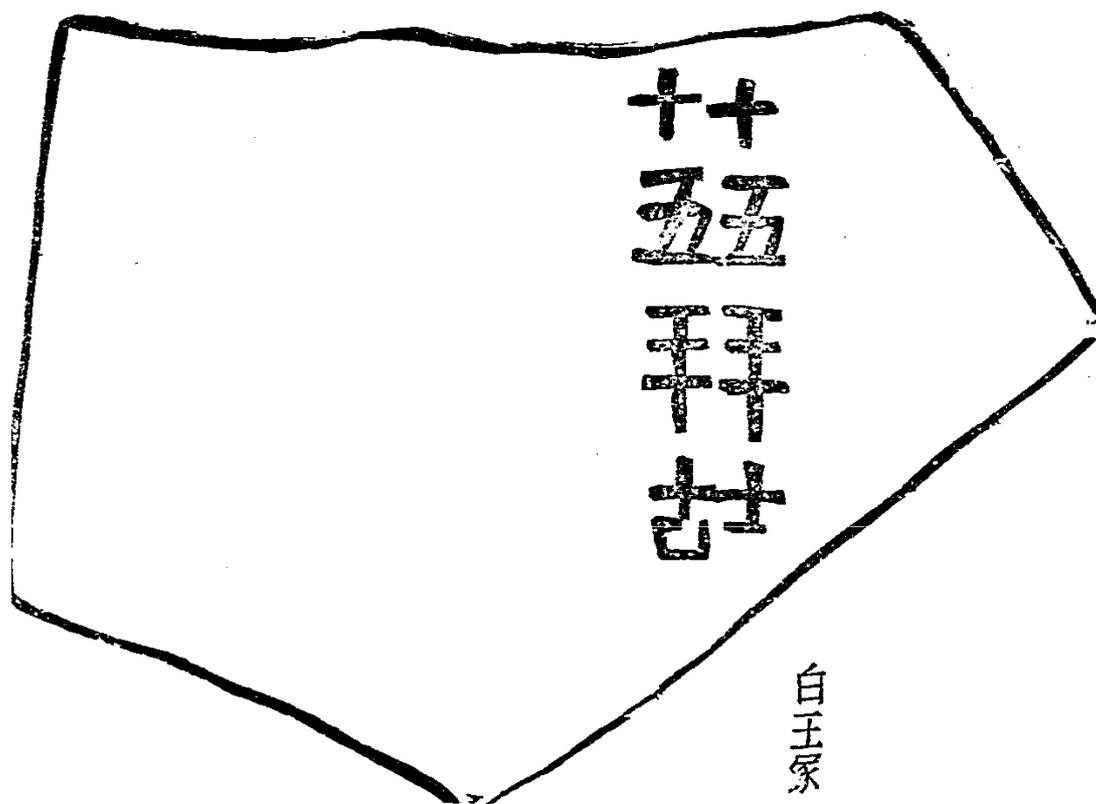
reigning title of a Nan-chao ruler or something else. The custom of using a unit of three characters as a personal name of a ruler or as a reigning title was in practice during the Nan-chao period, but it existed no longer after the fall of this Kingdom.

Many of the tile-makers' names are Chinese. Quite probably the Nan-chao people employed the Chinese for certain branches of industry. It is recorded several times in the *Man shu* and the *Hsin T'ang shu* how the Nan-chao army captured the Chinese artisans from Szechuan and ordered them to make products for Nan-chao as well as to teach the Nan-chao people in doing such things. A discussion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ites with inscribed tiles and those with prehistoric remains will throw some light on this question. As we know from Part I of this Report, three noticeable points about the prehistoric sites exist. (1) There are remains of dwelling pits and probably huts, but no traces of real building; (2) There are various kinds of pottery, from the primitive hand-made Class I pottery to the progressive wheel-made Class VI pottery, but not a single piece of glazed pottery has ever genuinely come from the prehistoric cultural layers. (3) A part of pottery bears decorative designs or marks or both, but no trace of writing has ever been found. Now from the sites under discussion in this article, one finds in large quantity bricks, tiles, glazed pottery and writing. This shows that the technique for making these objects just mentioned and Chinese writing were imported to Nan-chao from the Chinese territory; and it is more likely that the importation took place after the expansion of Nan-chao when communication between Nan-chao and China was well maintained. To sum up, it may be said that the latest of the prehistoric sites should be dated earlier than Nan-chao or at the beginning of Nan-chao as an overlapping case, and a part, if not all, of the remains from the sites with inscribed tiles should be dated not later than the middle or the end of the Nan-chao period.

有字瓦本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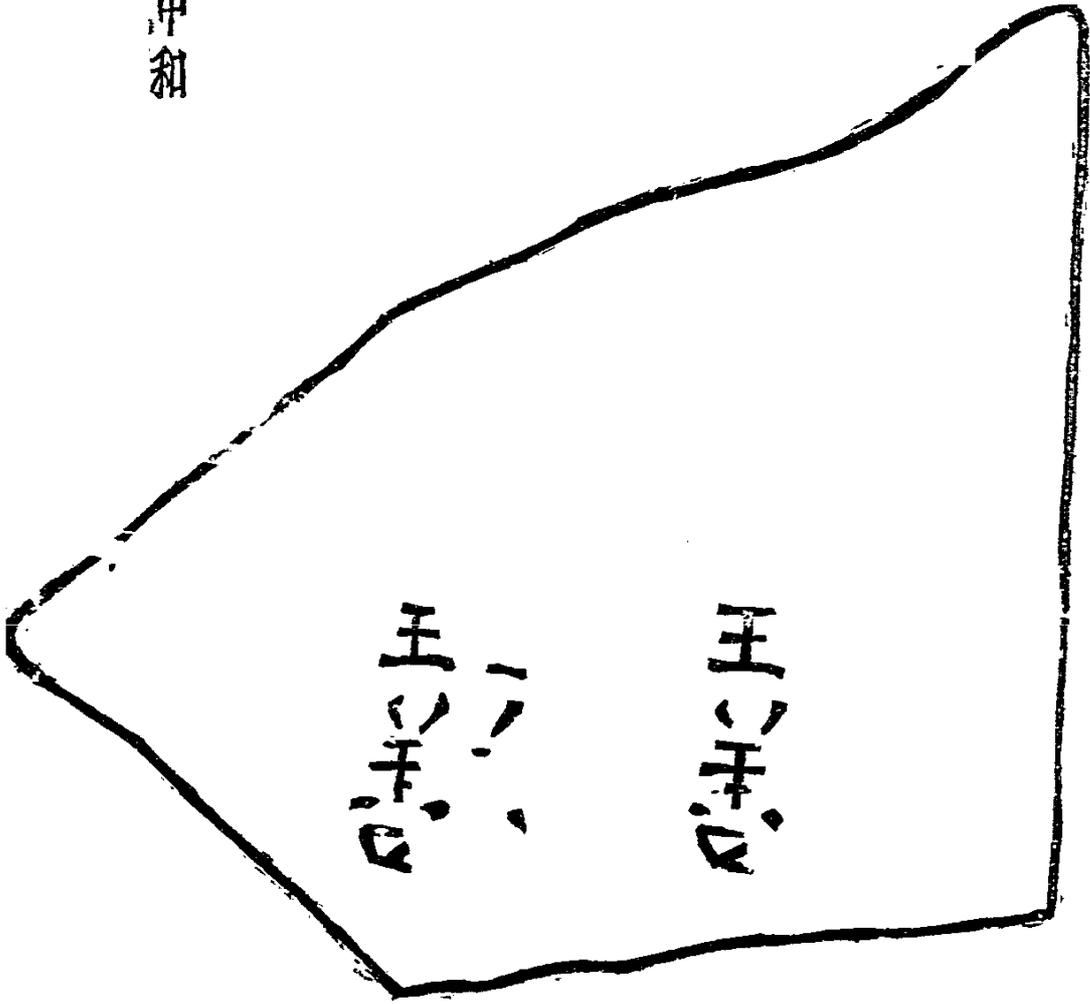
申和七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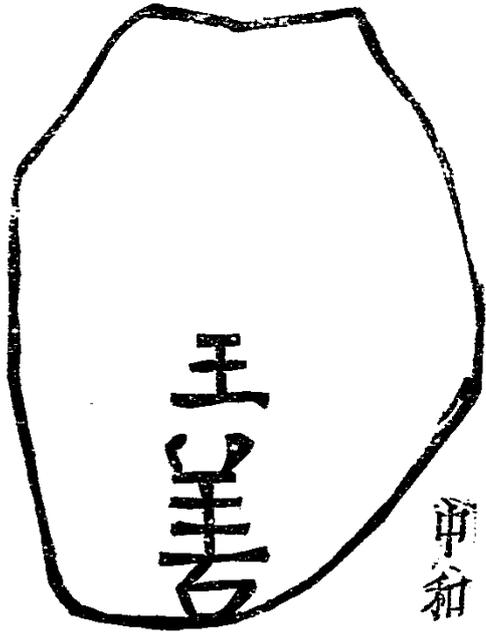


十五拜廿

白玉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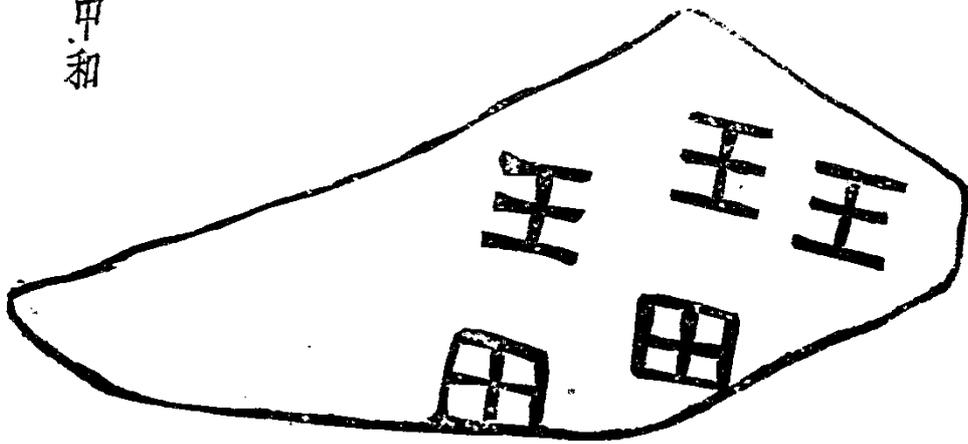
市和





甲和

4



甲和

5



中
和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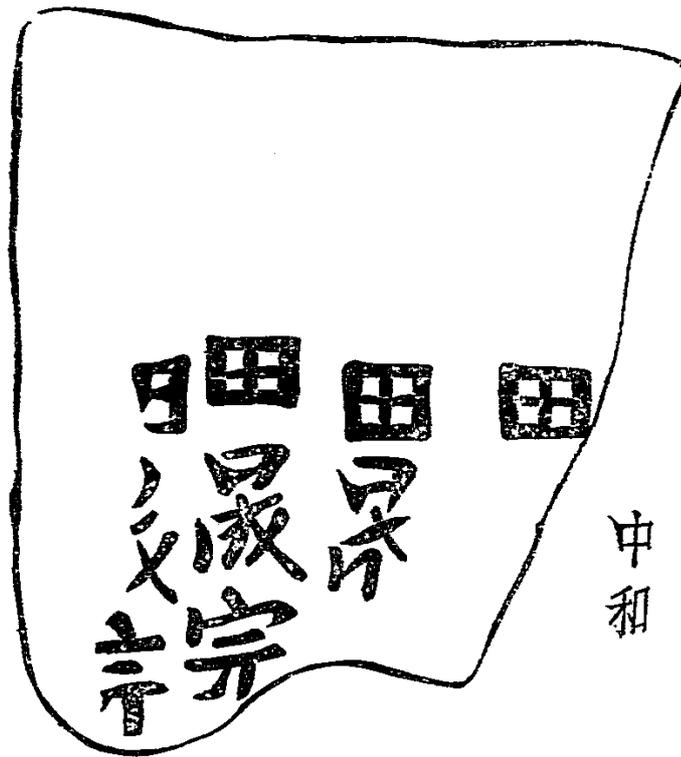


下
關
西

7

田 田 田
彖 彖 彖
完 完 完

中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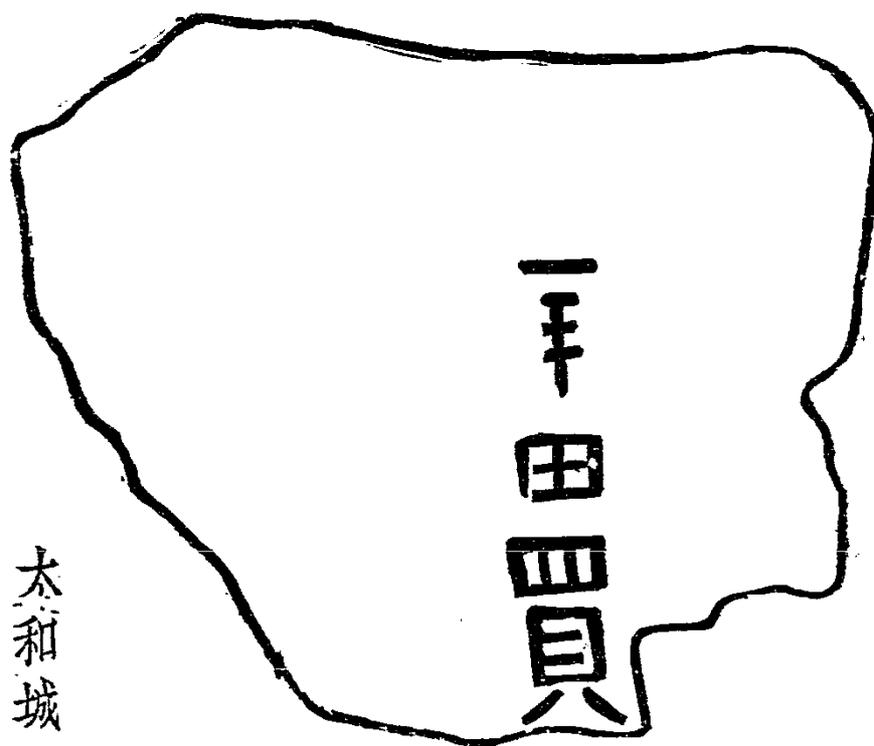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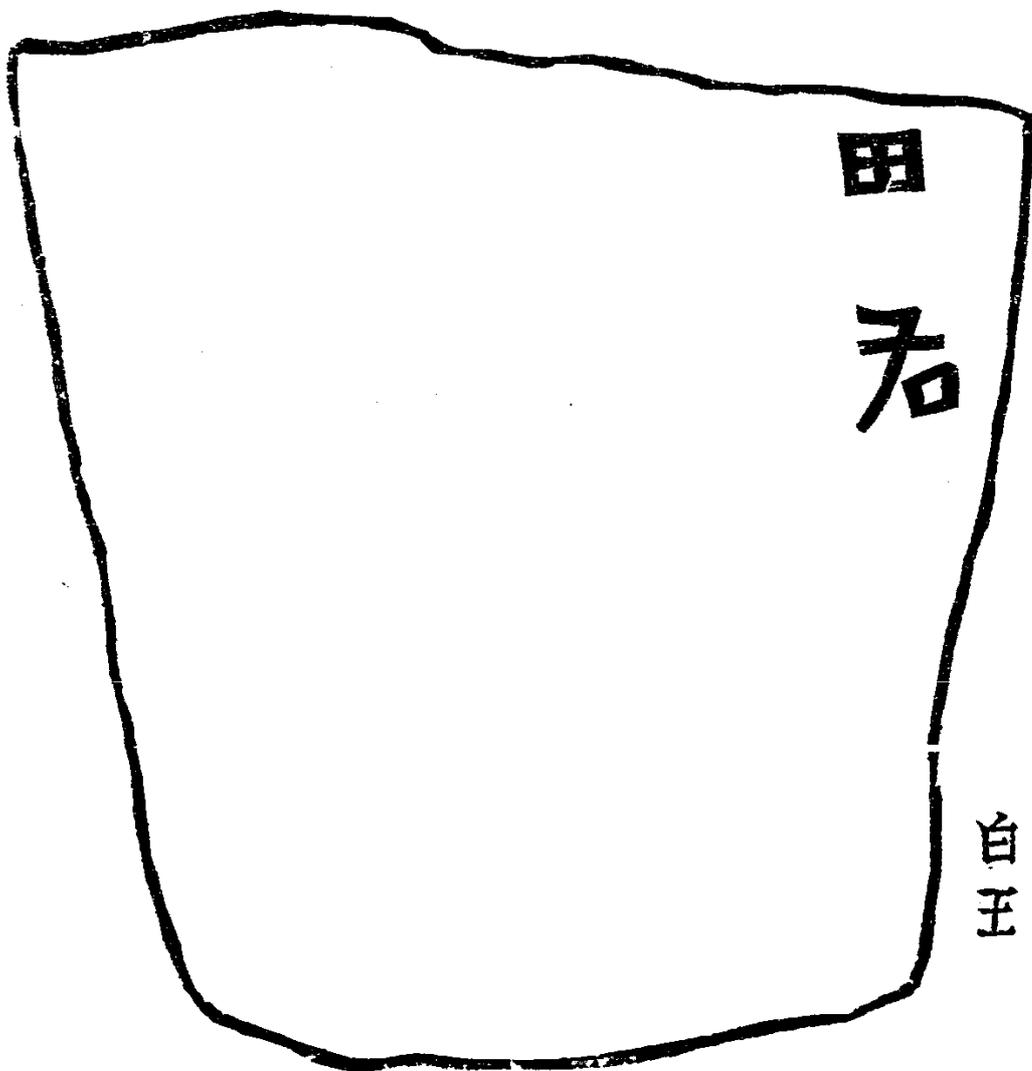
中和



10



太和城



自玉







15



16

千
 丘 丘
 公 公
 莫 莫
 吉 吉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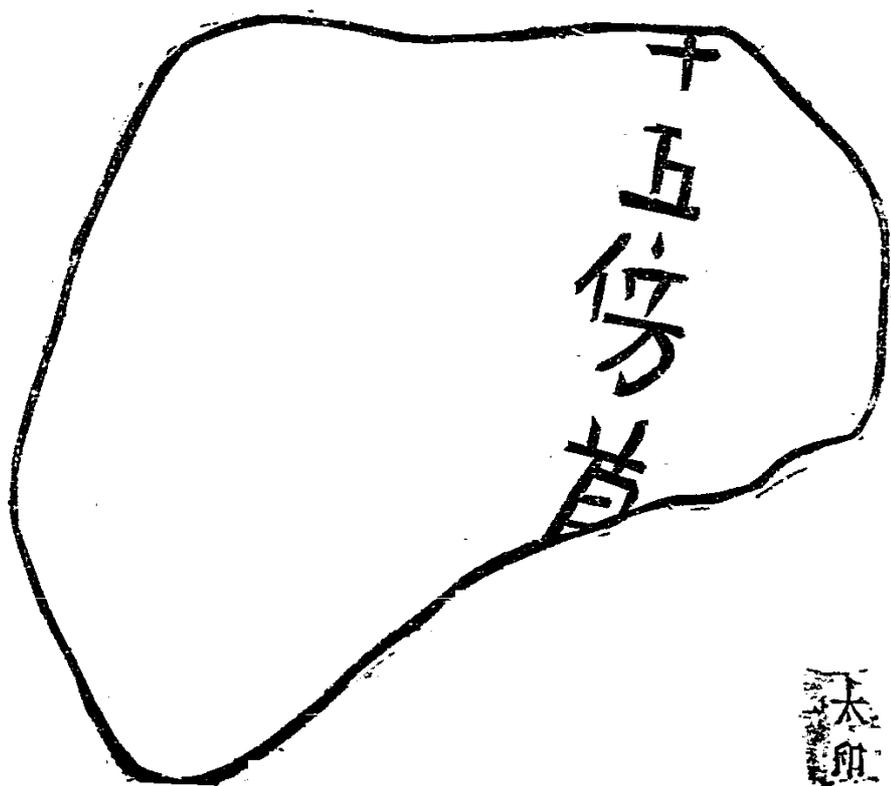
中
和

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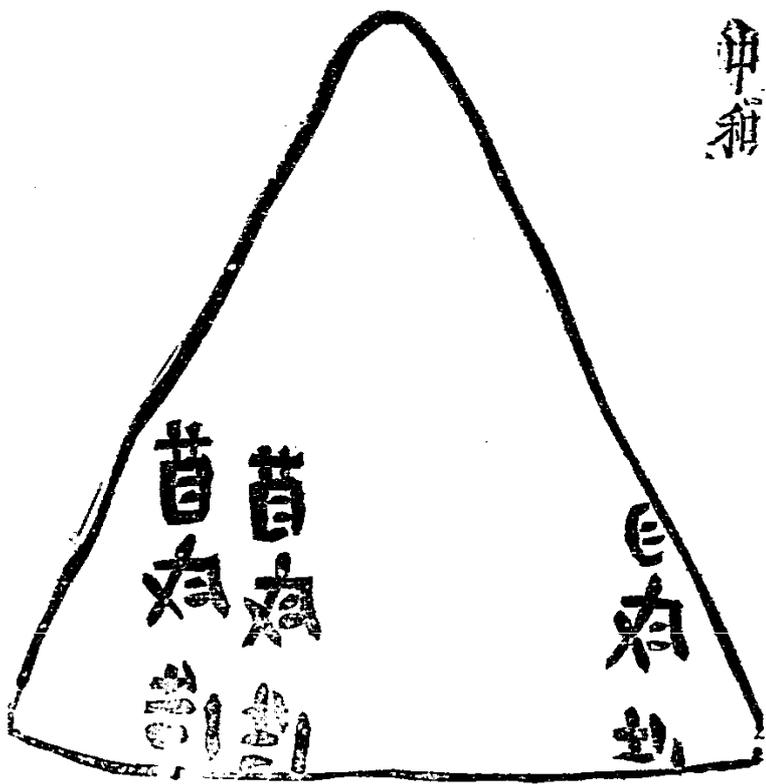
中
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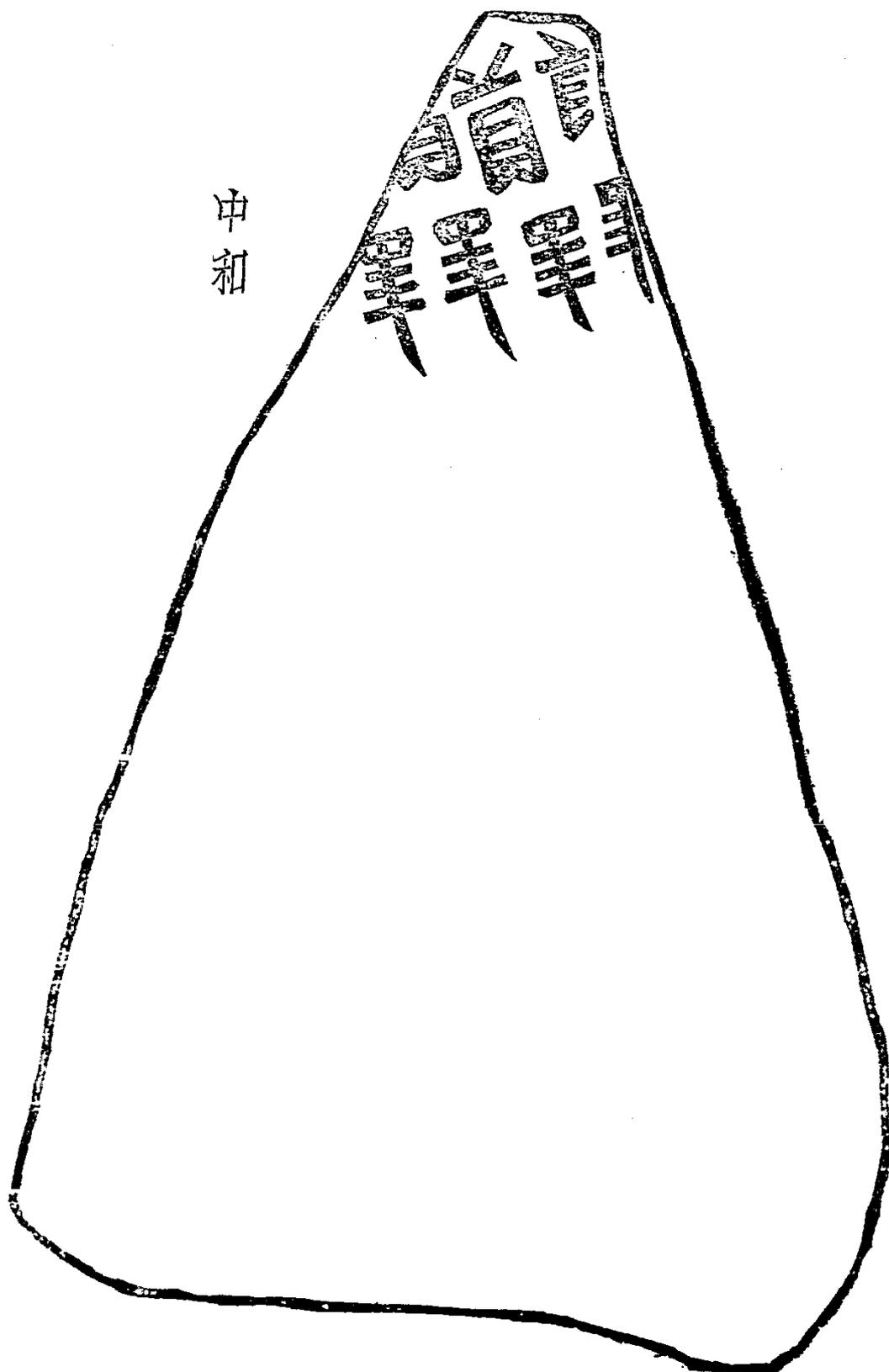
千 千 千
 丘 丘 丘
 公 公 公
 莫 莫 莫
 吉 吉 吉
 一

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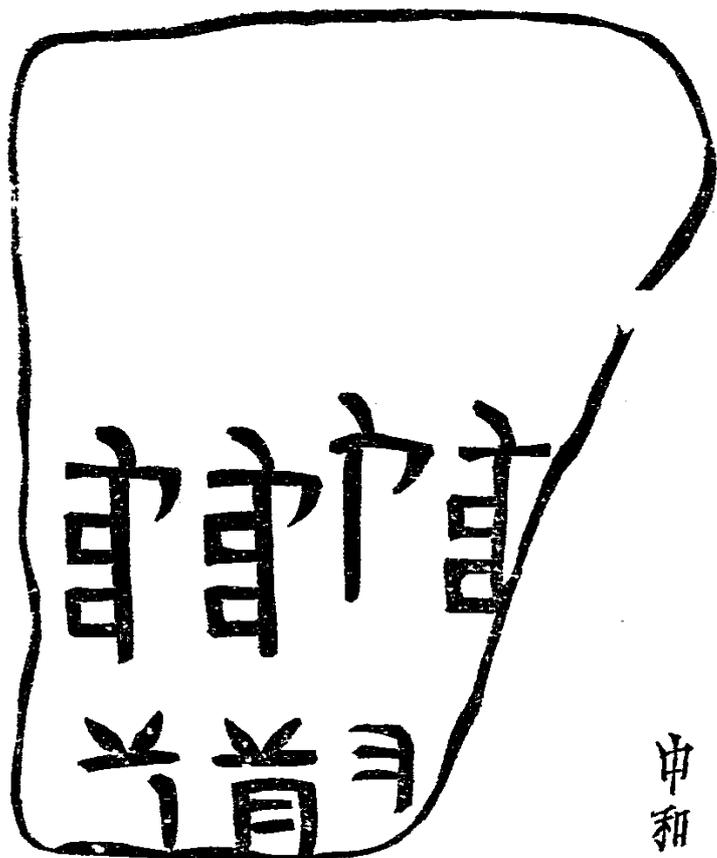


甲
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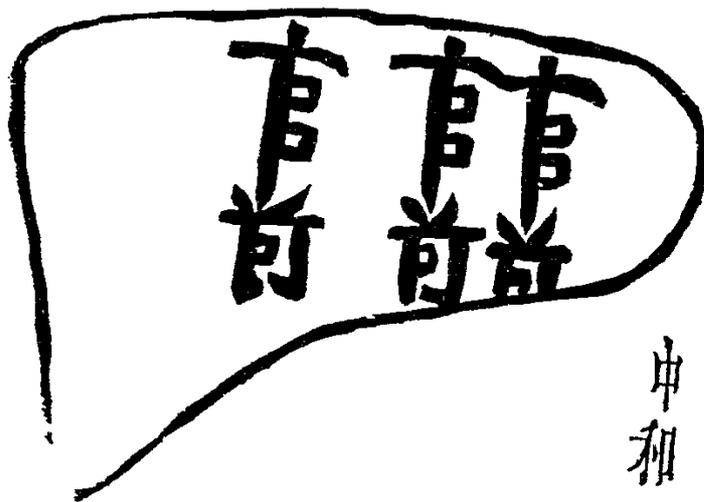


中
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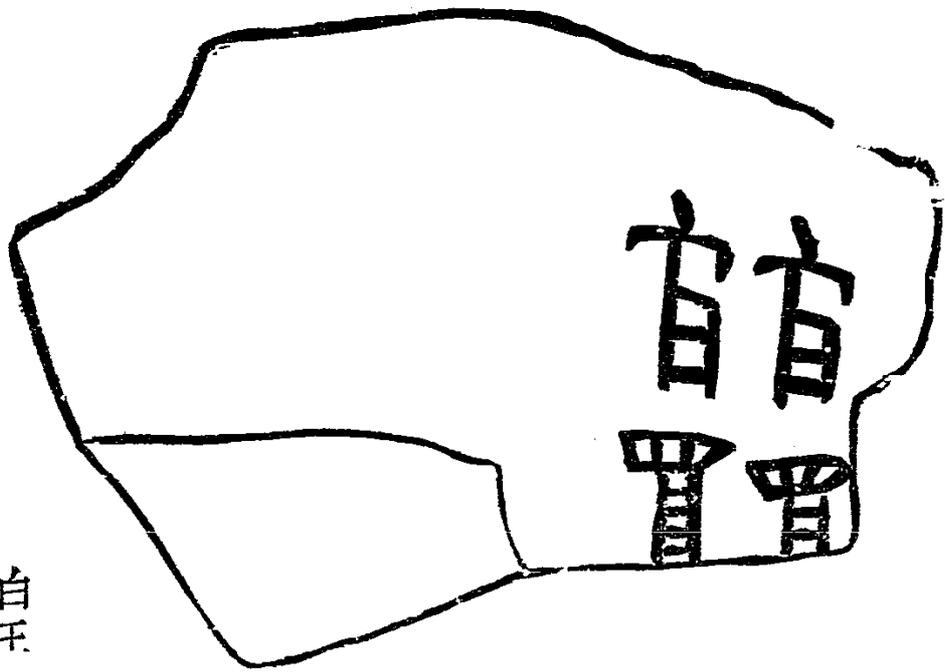
中和

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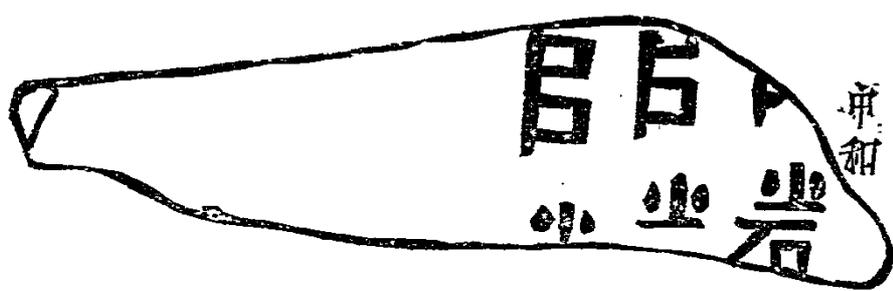


中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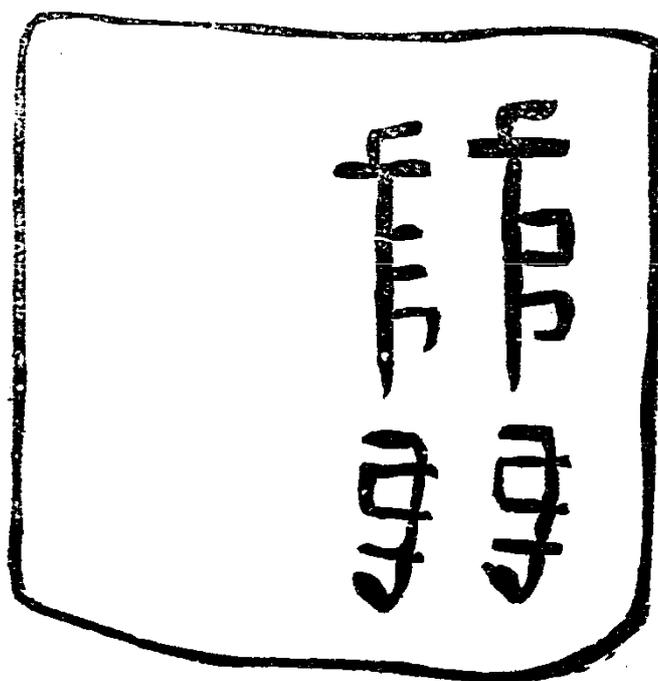
23



白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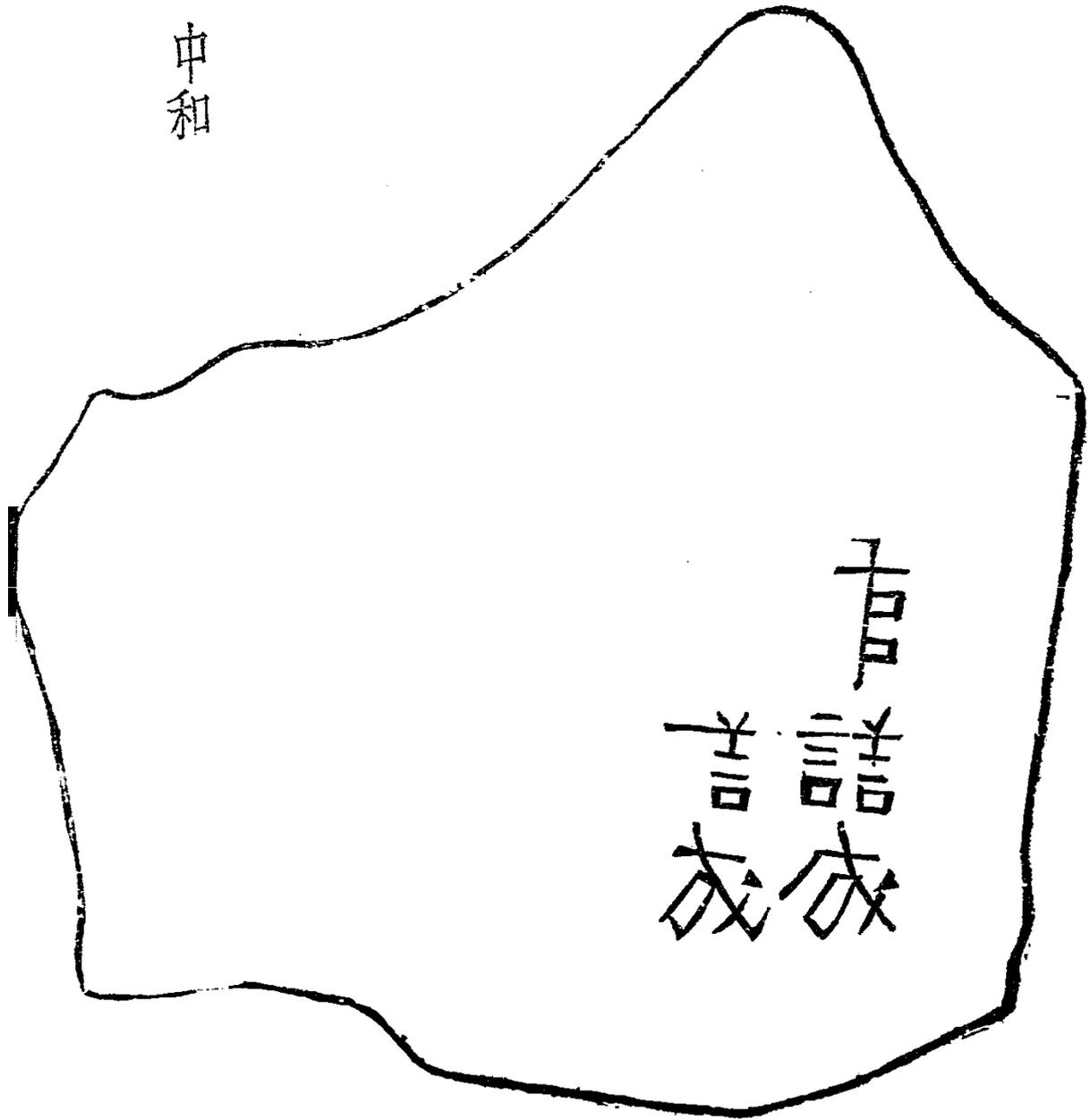
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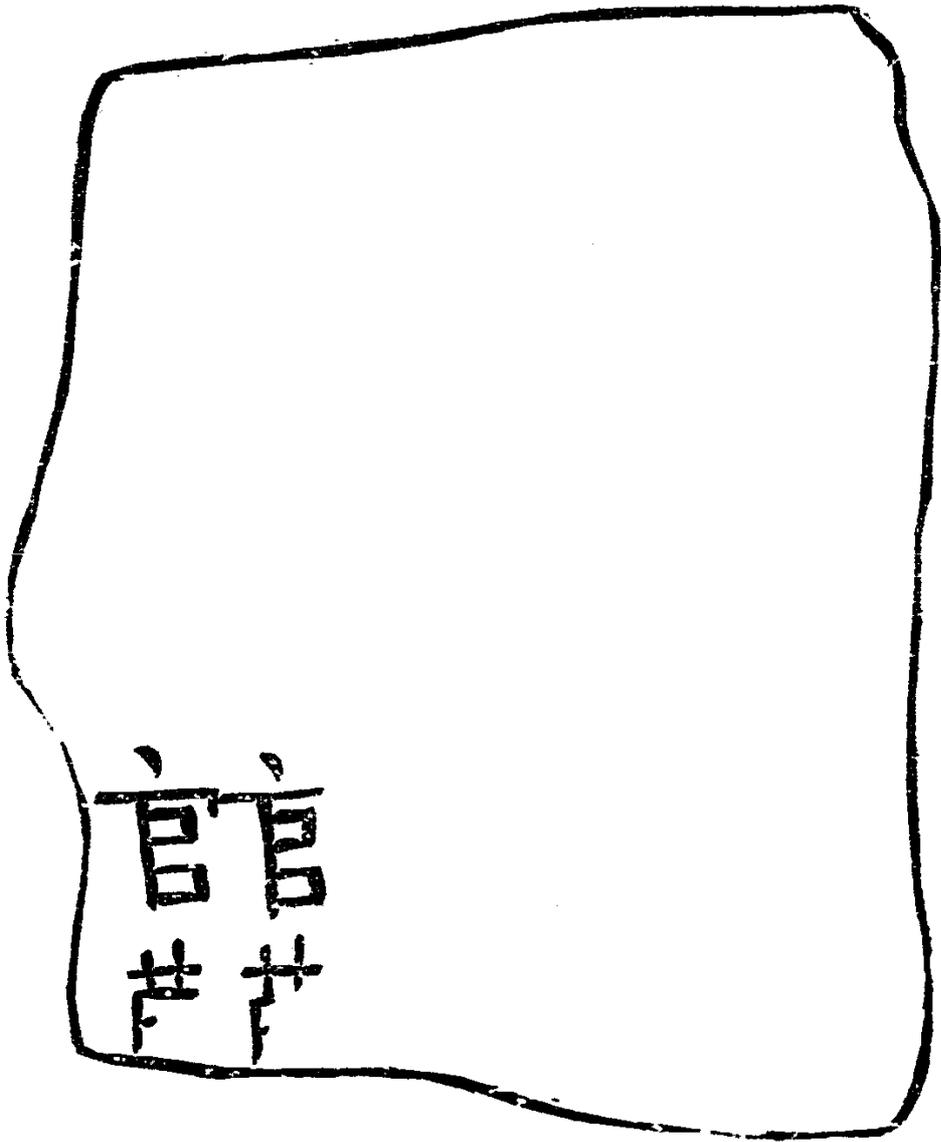
一塔寺

26

中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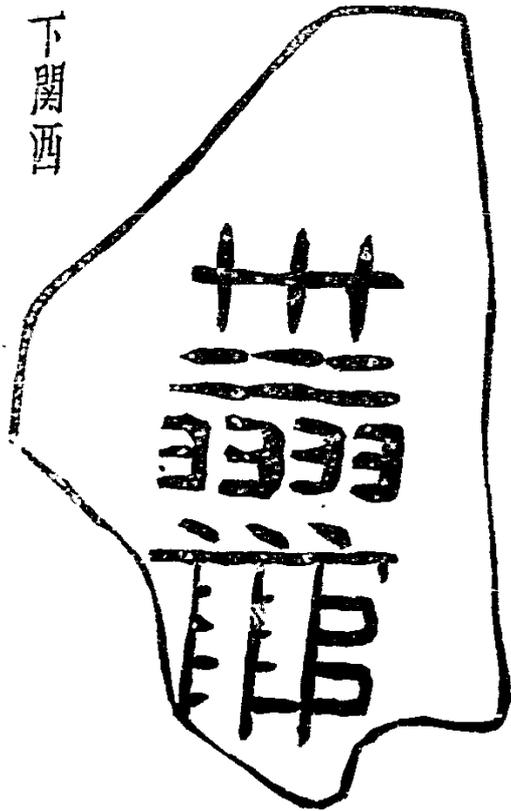
青
言 語
成 成



中
和



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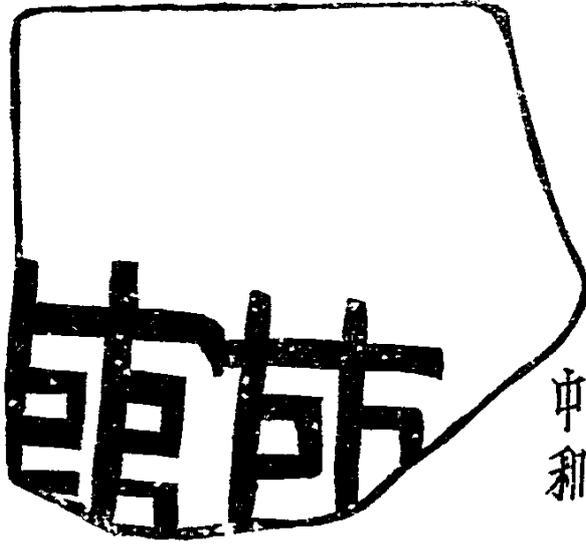


30



大理城面漆

31



中和

32

非罪罪罪非罪非

非

33

羊
左左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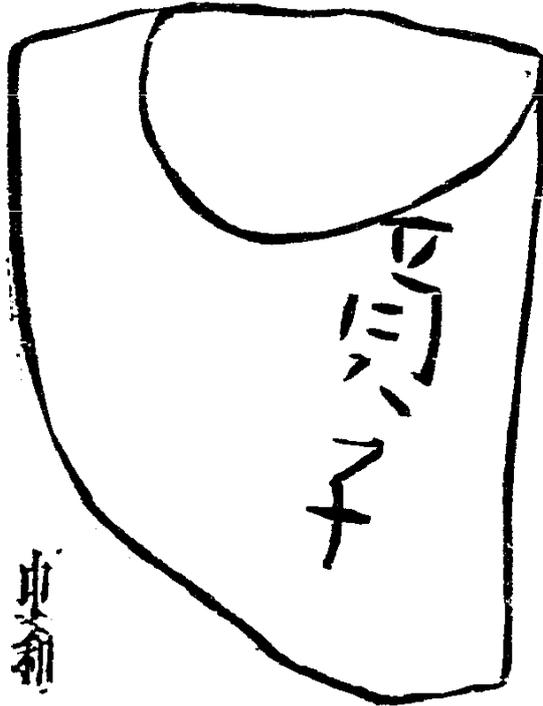
一塔寺

34

史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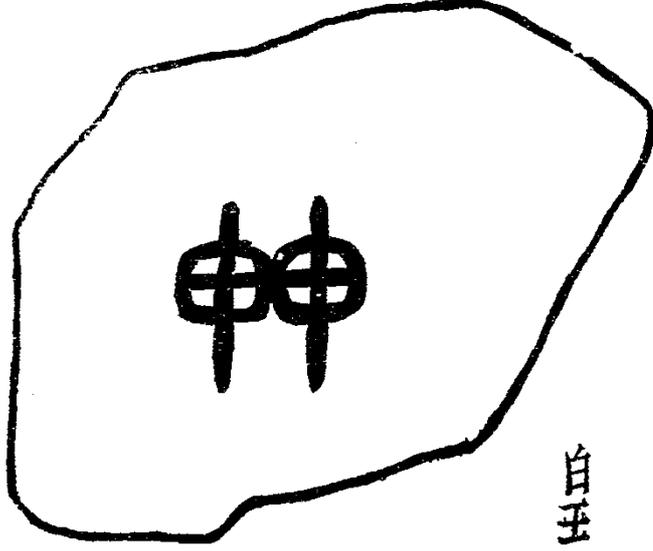


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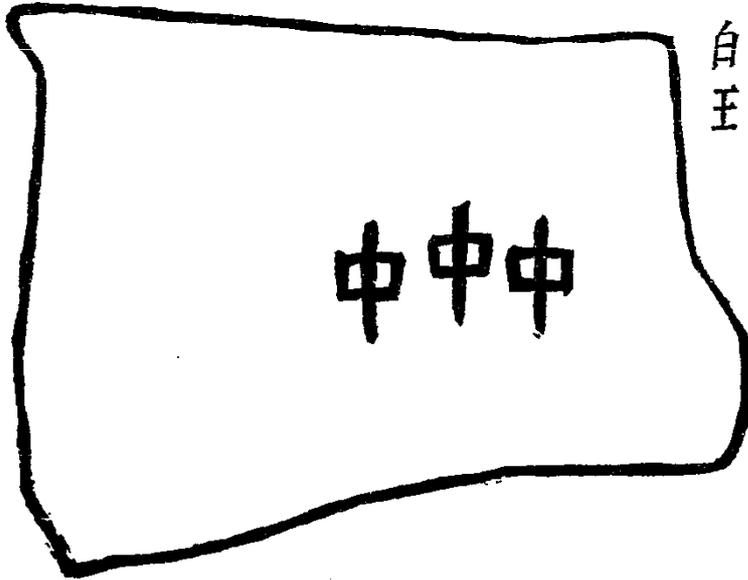
史城

86



自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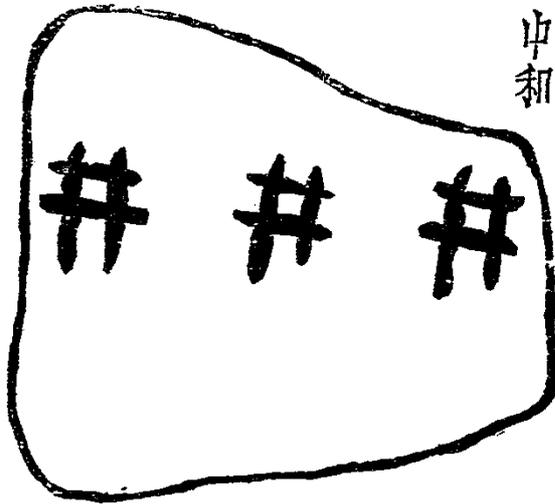
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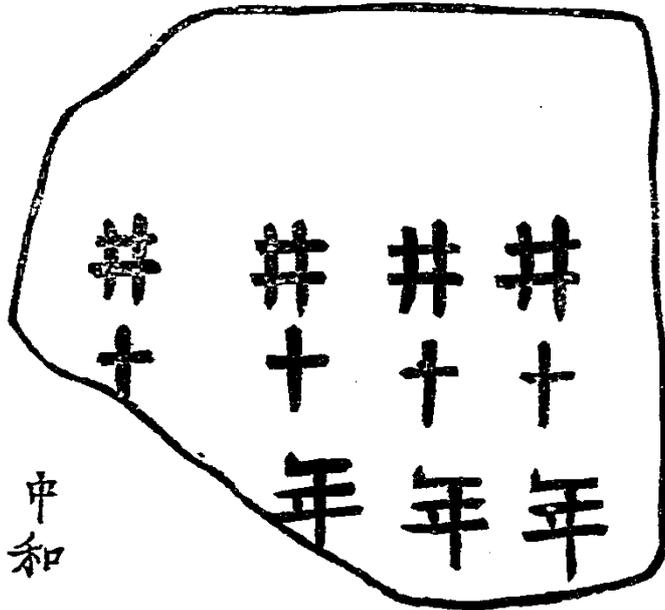
自王

38

中和



39



中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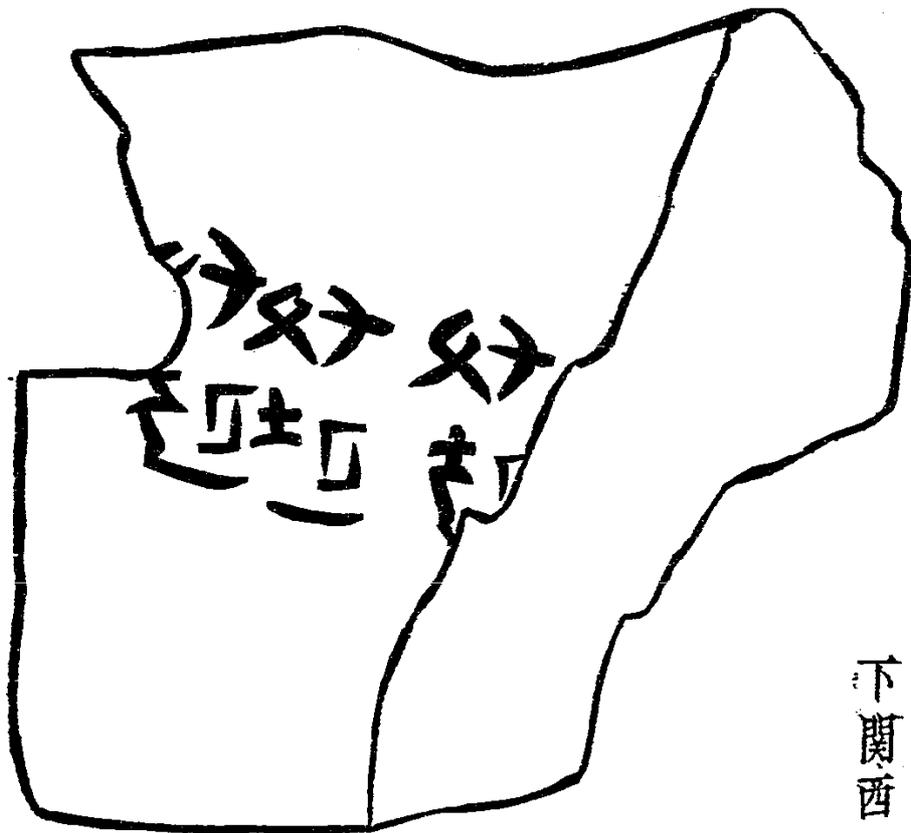
40

銀版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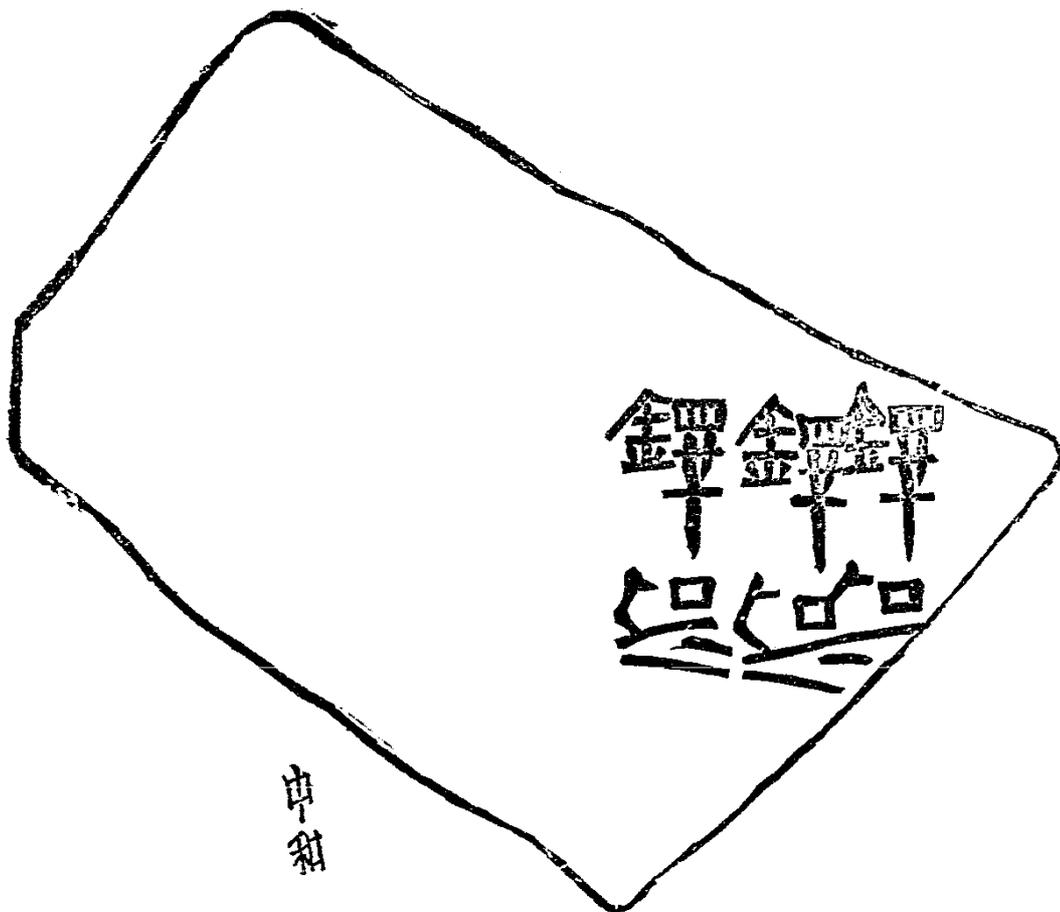
白雲



中和



下関西



中箱

頁十頁 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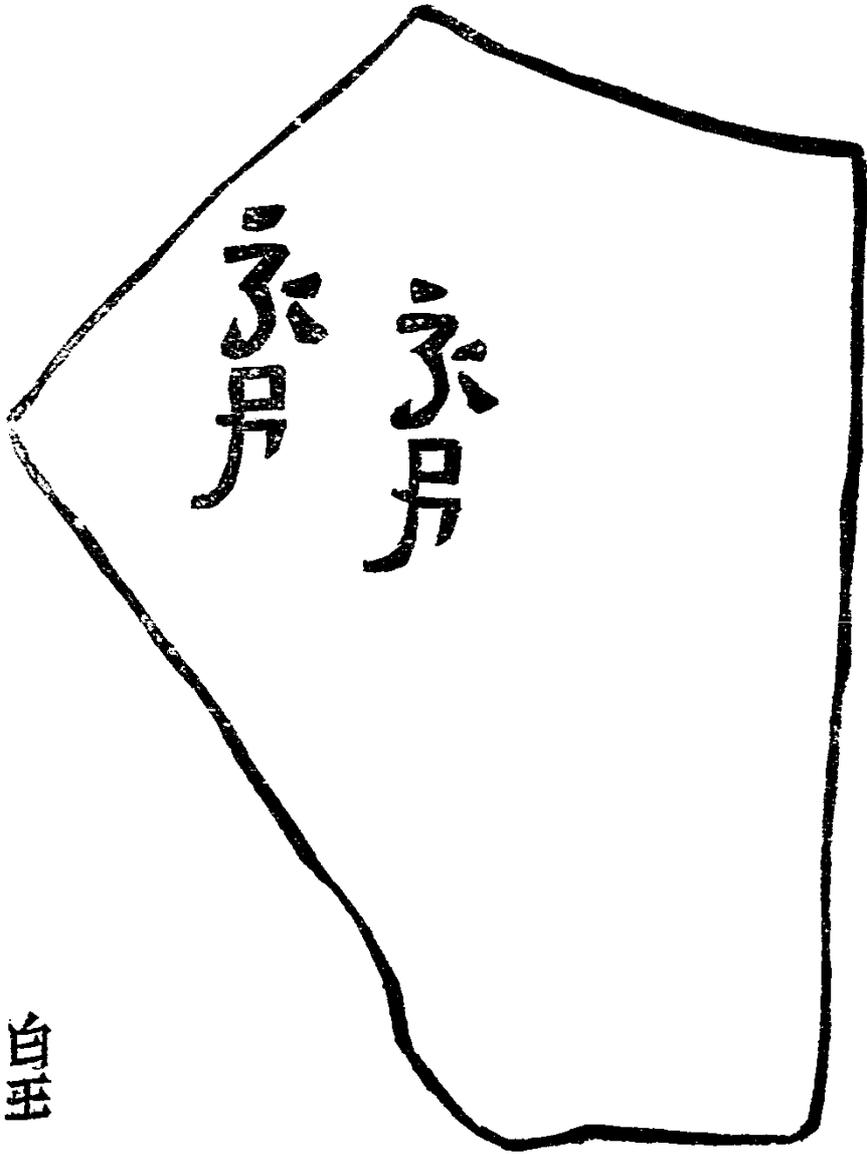
中
和

中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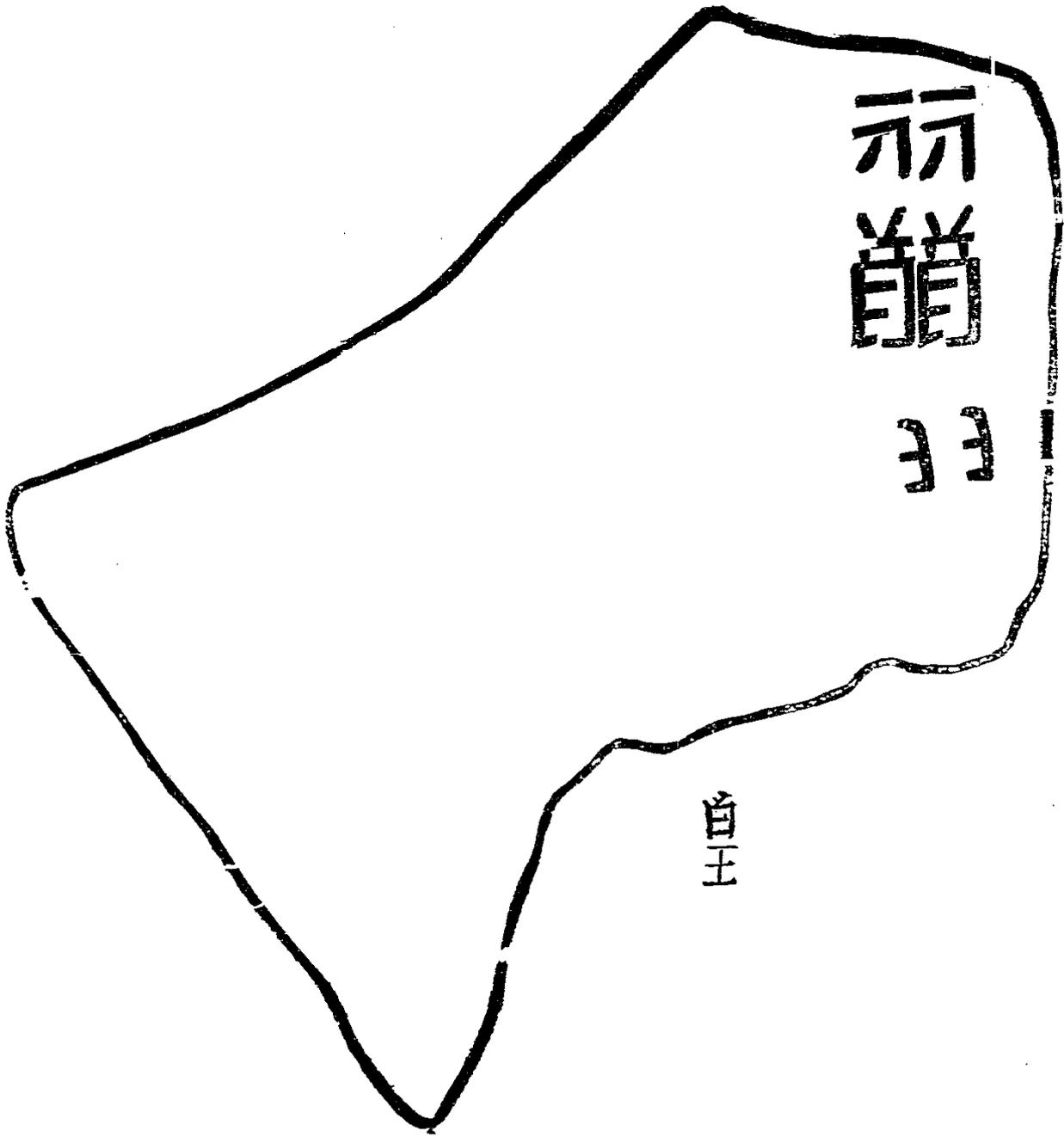


中和

永 永 永
恒 恒 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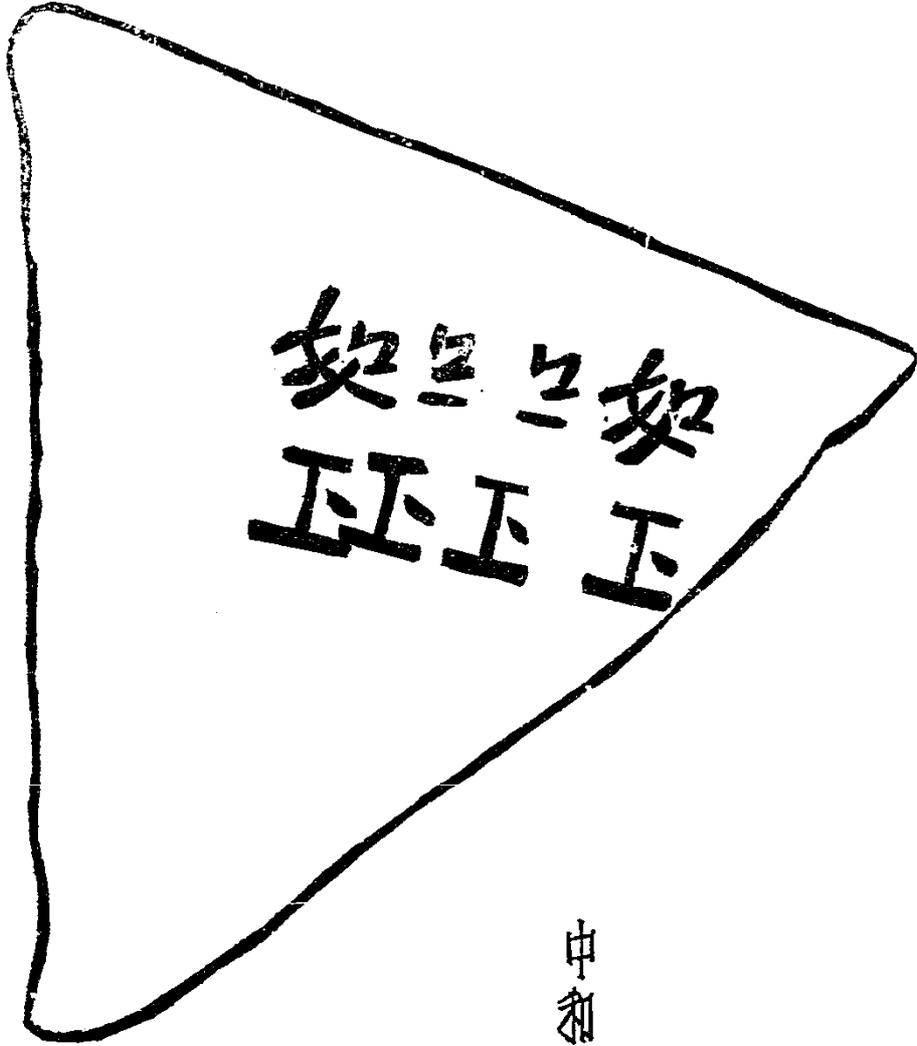
自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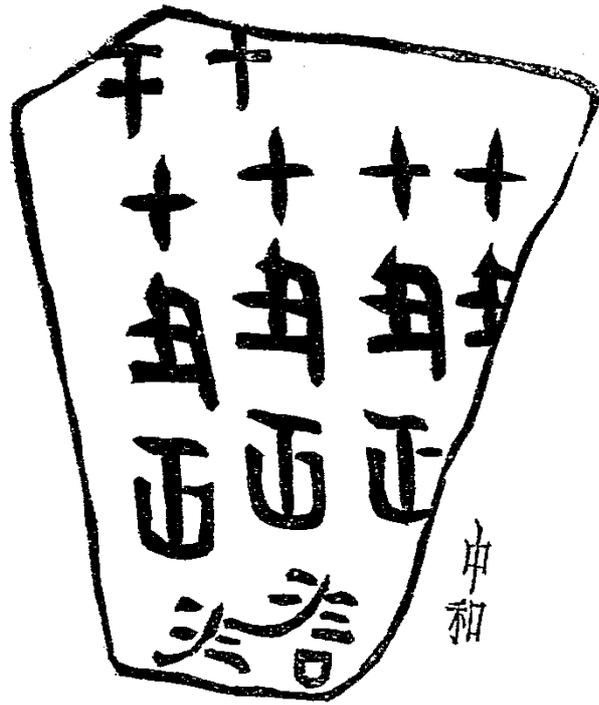
羽韻

羽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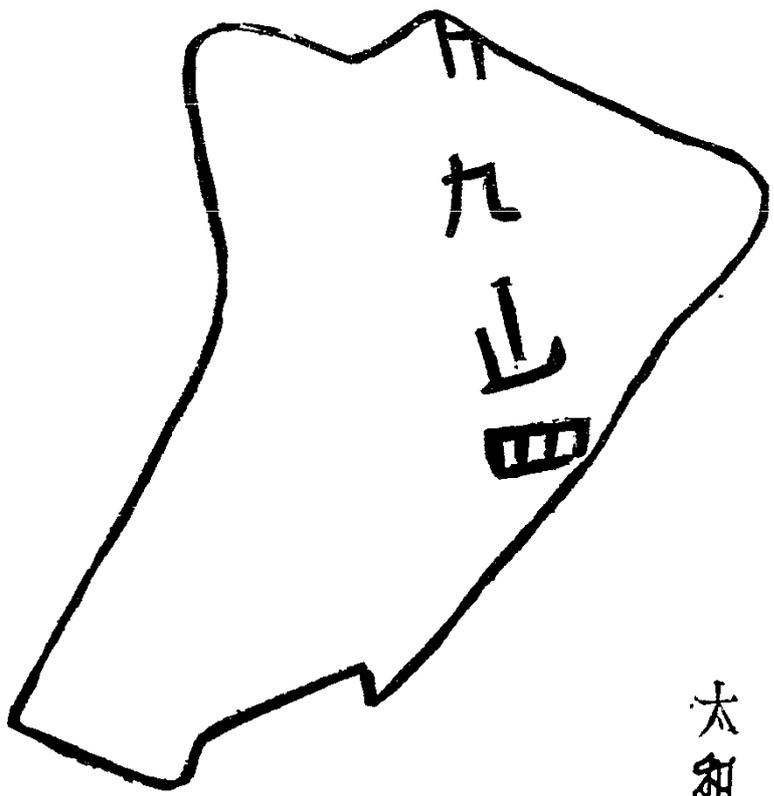
自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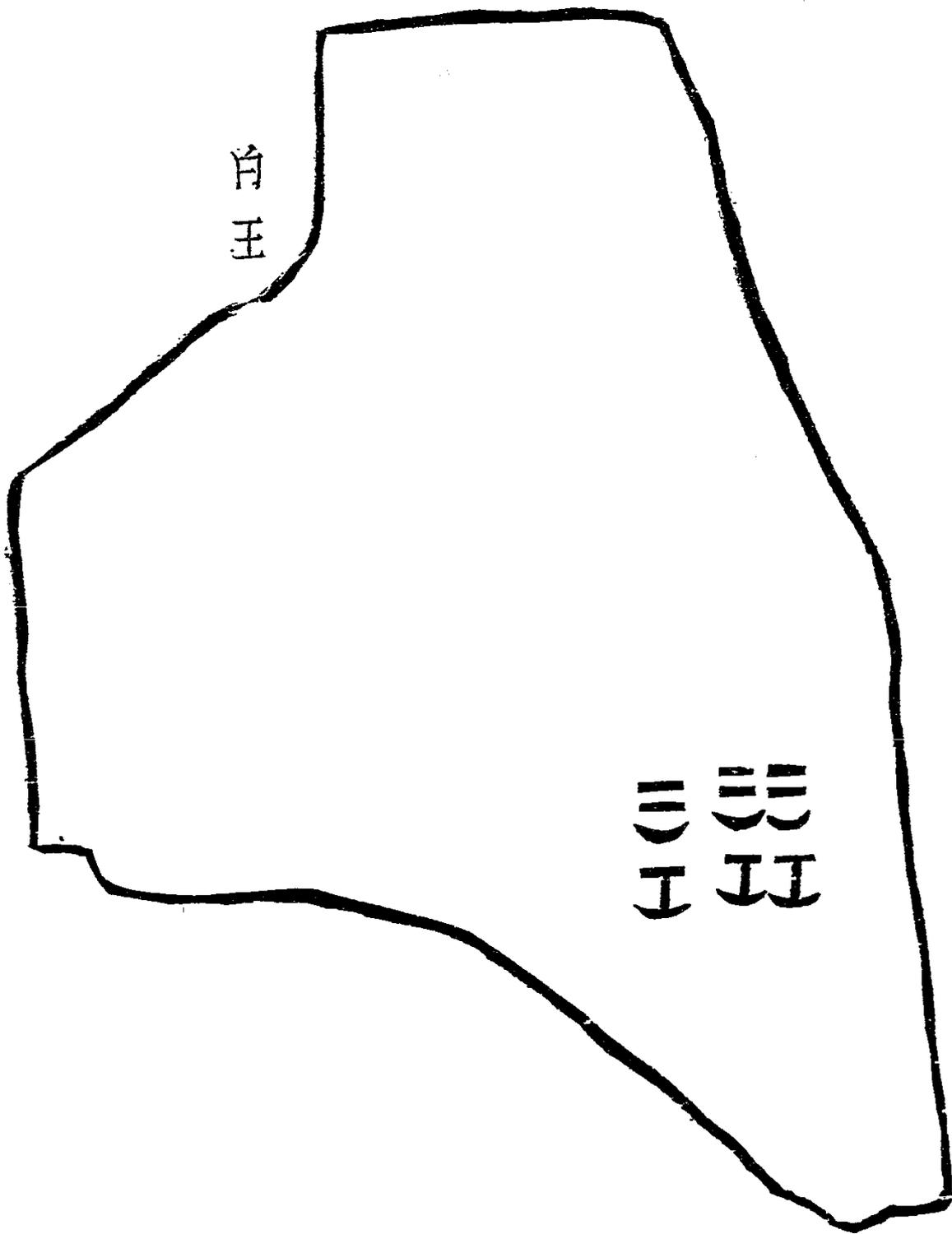
中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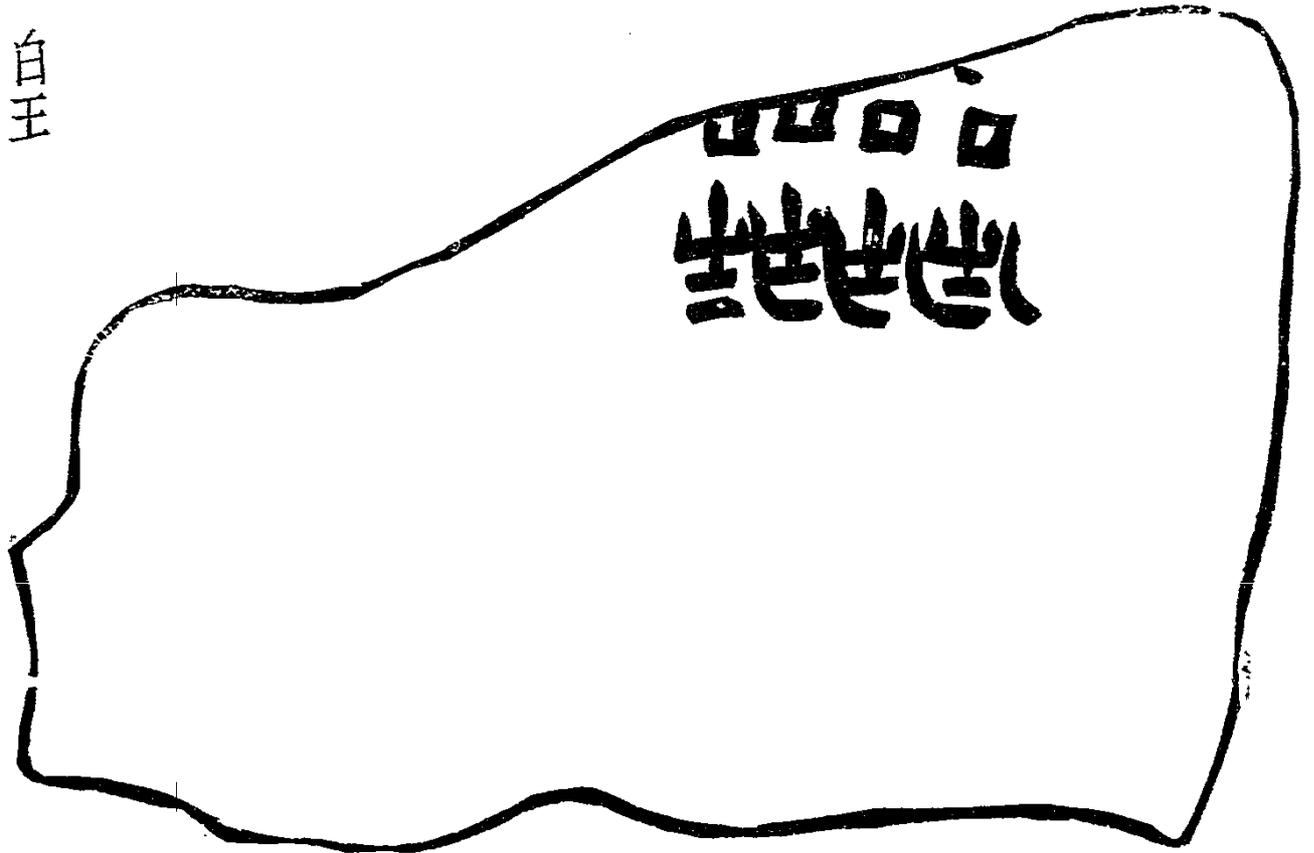
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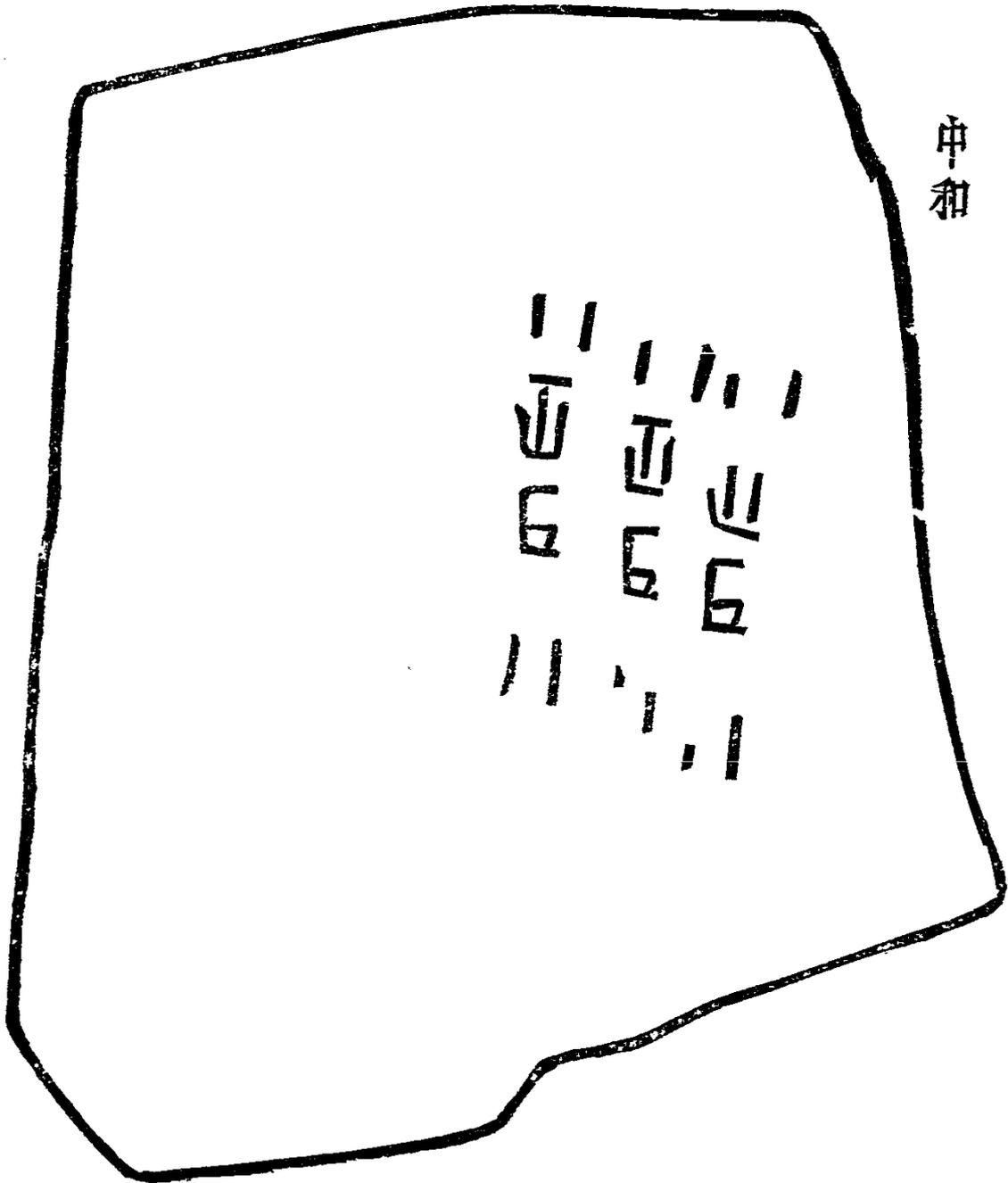
52



自
王



中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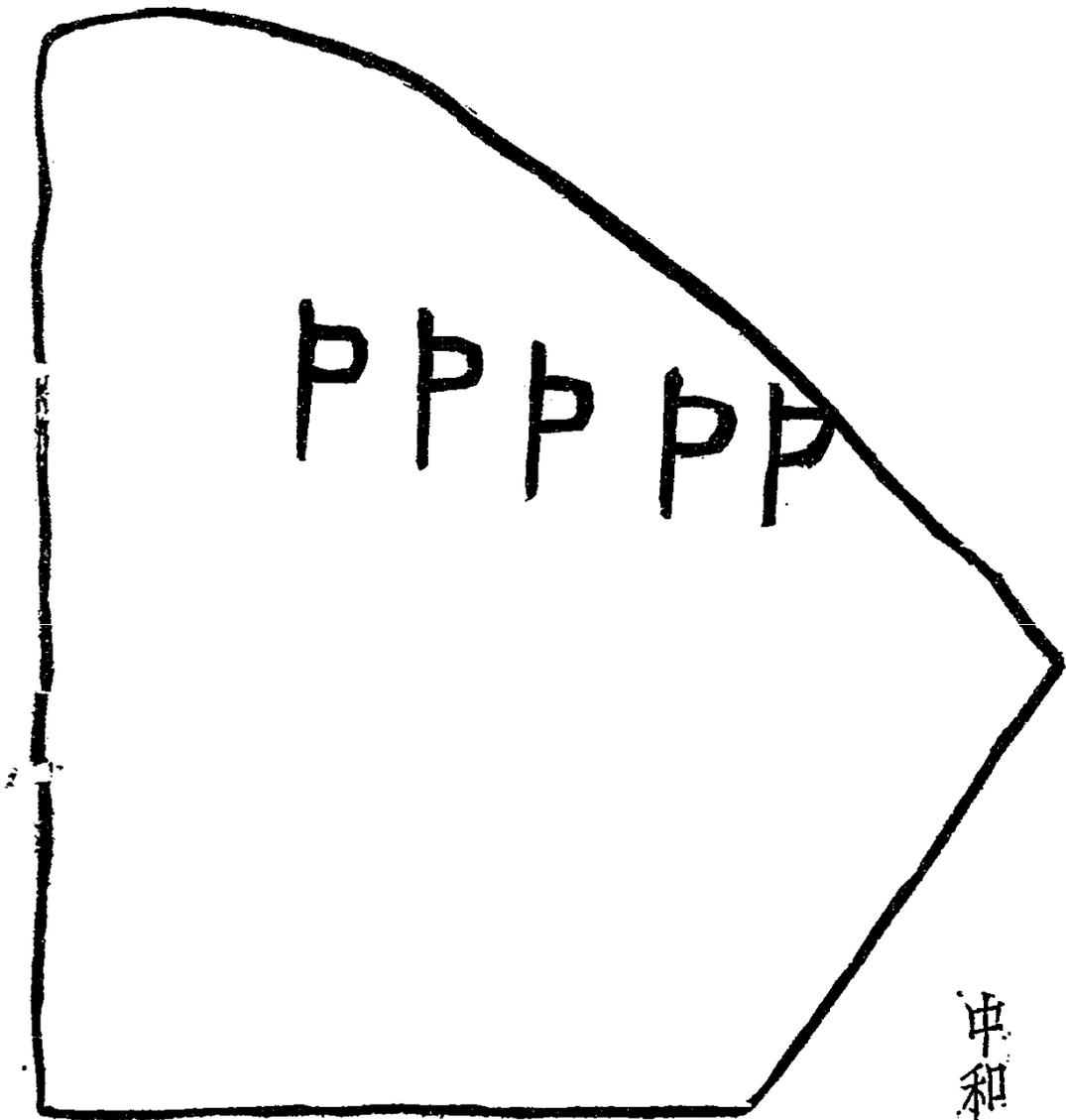


中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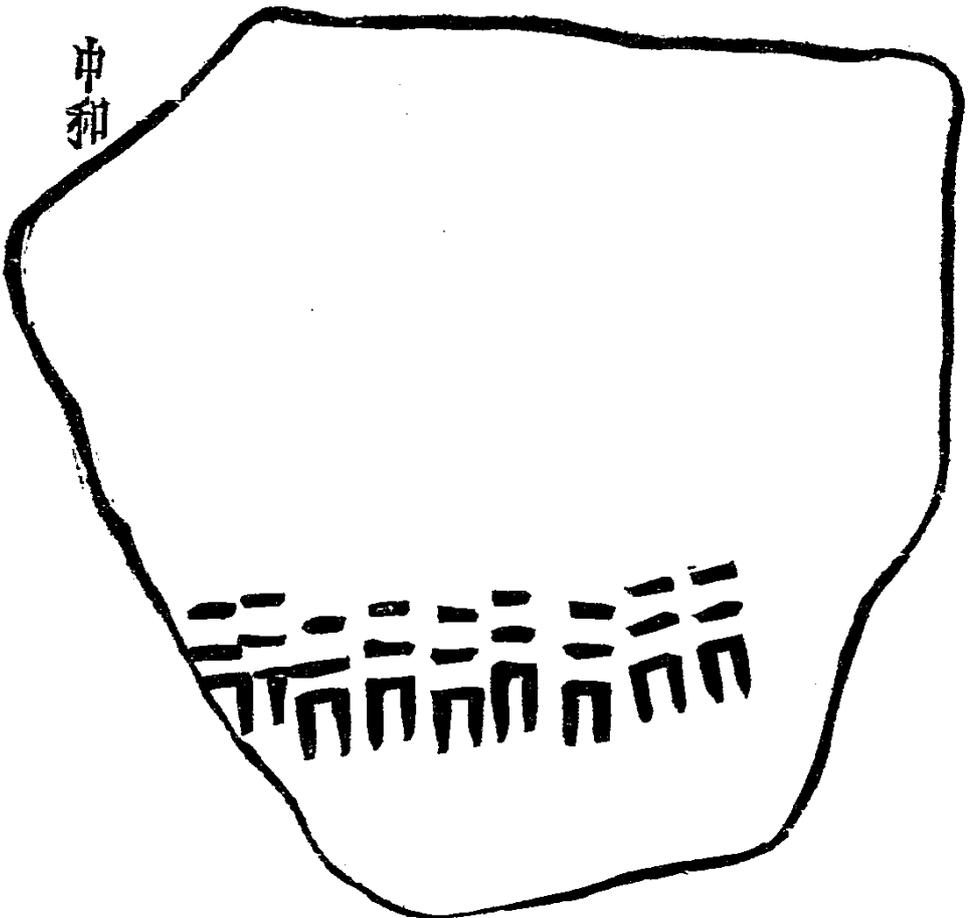




印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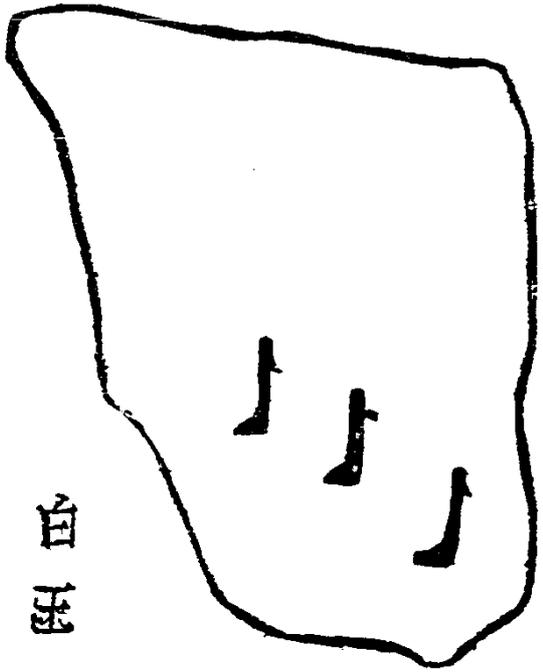


中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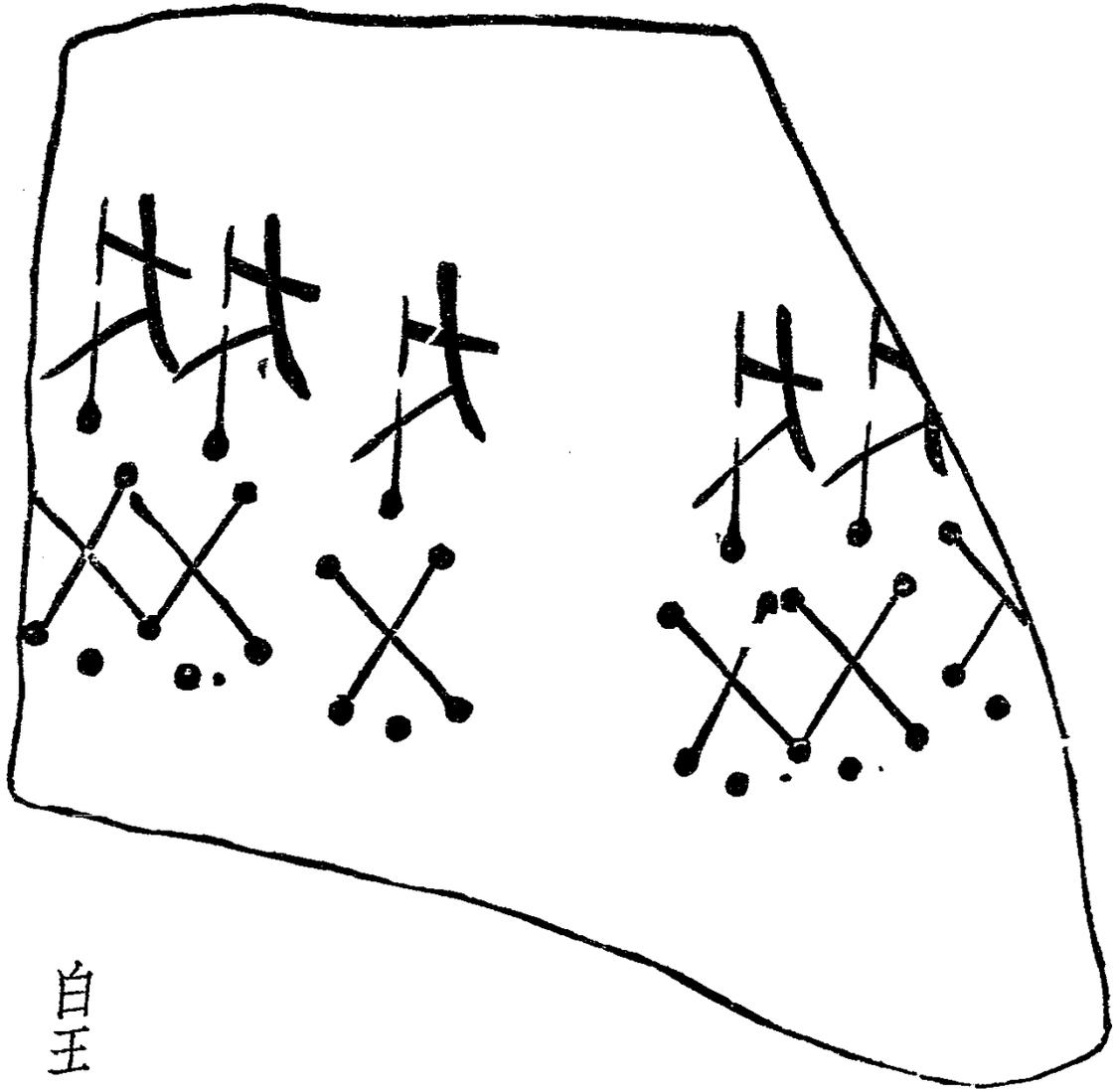


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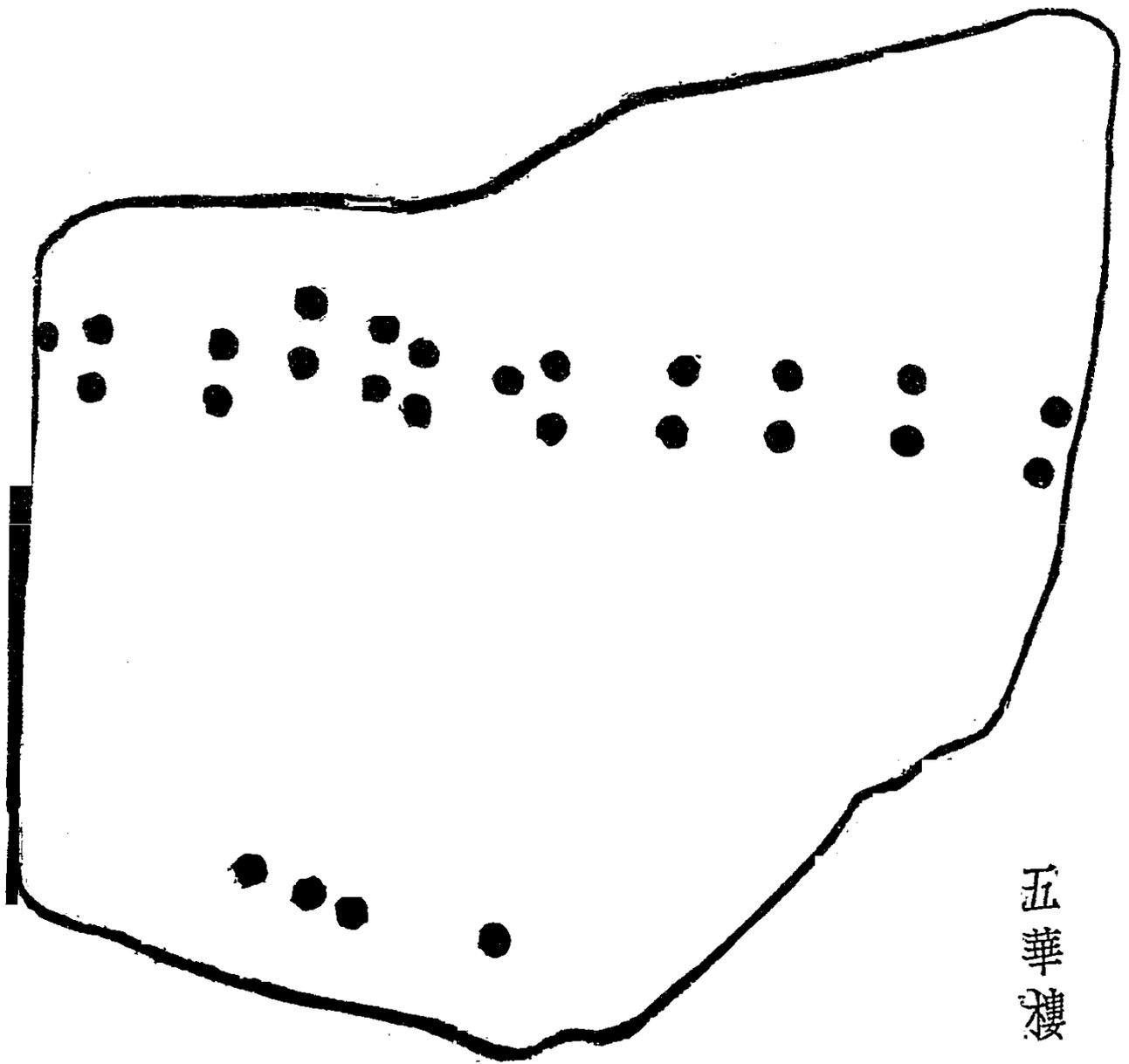
白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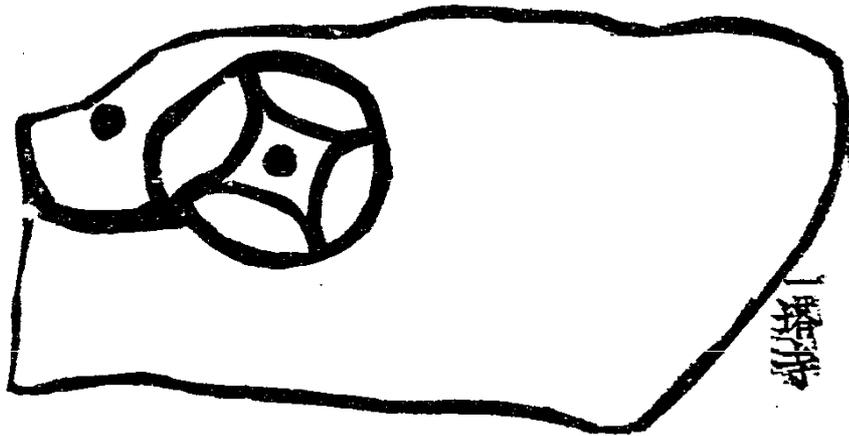
60



自王



五華樓



丁紫形

勘 誤 表

頁	行	字	誤	正
目錄	1	13	金吳鼎	吳金鼎
1	14	9	扇形	扇形
3	頂行	11	報告表	報告
8	19	5	擇要者	擇要
11	5	13	址	每址
11	7	5	營	經營
16	3	13	九十	九，十
17	13	32	生土	積土
20	21	17	自己	自己
29	14	18	不合	不合
30	8	12	斷以	繼以
31	12	1	二)	(二)
38	15	3	口	統
41	12	15	資	資料
45	9	15	及陶片	含陶片
46	8	5	視爲馬龍	視馬龍
46	16	12	籠	籠
46	20	2	陶式	陶器
47	4	31	濕抹	濕手抹
49	15	19	探掘	探漆
54	13	7	得	係
61	8	34	孫可望	張獻忠
62	7	11	較遠	遠較
62	8	6	時異	特異
63	9	22	括文	刮文
69	5	9	Ging	Gin
73	26	8	rail	nail
74	9	2	Ma-lung; finds	Malung fin's,
74	27	15	sites	sites
93	16	13	繼續	斷續
97	10	12	德化碑	德化碑
97	10	15	碑瓦	碎瓦
109	10	5	Questions	Question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國立中央博物院專刊乙種之一
雲南蒼洱境考古報告

編輯者 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編輯委員會

印行者 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
四川南溪李莊第三號信箱

寄售處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 初版

定價 國幣 元

MEMOIRS OF NATIONAL CENTRAL MUSEUM

SERIES B, No 1.

REPORT

ON AN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THE

TS'ANG-ERH DISTRICT, YUNNAN

~~PART I~~

~~*Finds and Diggings*~~

d by

Wu Gin-Ding Tsêng Chao-yüeh Wang Chieh-ch'ên

Abridged by Tsêng Chao-yüeh

SUMMARY IN ENGLISH

By Tsêng Chao-yüeh

1942